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〇冊目次

後漢書九十卷　（劉宋）范曄撰　（唐）李賢註
志三十卷（二）　（晉）司馬彪撰　（梁）劉昭註　宋白鷺洲書院刻本　〇〇一

後漢書九十卷

（劉宋）范曄撰　（唐）李賢註

志三十卷（一）

（晉）司馬彪撰　（梁）劉昭註

宋白鷺洲書院刻本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矦（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守衛忠謹封富平矦今此言宣帝時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　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矦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衞十有餘年其勿更封武始矦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

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矦（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舂陵矦買光武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舂陵以下不別序昭穆）　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

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矦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

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矦廟會始爲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三年春祫祭明堂諸矦王列矦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又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礼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

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
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
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
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
年家給人足仍頻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
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
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書礼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古辟雍
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也
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於公車也欲具
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
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
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
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

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緯篇名也有周之盛成
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
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
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
行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黎元安寧夷狄慕
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
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倉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
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
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
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
純視御史大夫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
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諡

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
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
家丞一名歙）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
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遺詔勑收下獄
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
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贍䘏宗
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
（儋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
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
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
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
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
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
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
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

（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
以穀為命政令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
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
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由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
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
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
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
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
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
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
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根不制作禮樂也）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
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

書缺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由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史筆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由未施行其冬復以病

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合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国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亂二百年（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閣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東平太傅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郊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

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
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
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
以俟君子 操由曲也劉向別録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故從容以致思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拜充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
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
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感朝廷制度未
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
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
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 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河南也 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
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
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絕人命者
天亦絕之皐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
而升諸公 禮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 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
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
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為功
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
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
一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尚書琁璣鈐曰述堯
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 予未小子託于數終
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
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
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士穪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
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
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
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

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襃所定不可作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治拘攣由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襃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襃侍

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襃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襃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由疏略也今宜依理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襃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襃乃爲作章句帝

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騎光祿勳也○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永元四年
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
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
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
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
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
得埋掩褒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
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
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
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
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
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
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
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
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

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
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
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
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客義亦通也是以賈誼仲
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
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尚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
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劉攽曰遠圖明懿美案文多一明字故知自燕而觀有不
盡矣禮記曰孔子之於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
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
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崩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茎異調中都殊絕 咸咸也黃帝樂也茎六茎顓頊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道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 言時代甚移辭省不定也 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皐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獨何猜焉 言刪樂數改而修禮見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筭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受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碩見趙岐傳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駮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肓鬲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

可爲也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越有君子軍吳越相攻越王句踐及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

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大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近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同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乾之相也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

去廝役之吏（廝賤也）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處逸謂處士遂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

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劉攽曰案文當作鑽）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辭爵不就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

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
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
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
游子夏也 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
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
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
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
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遇
傳論玄云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讖合之
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
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陳泗
即今官度 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
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

鄭玄

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
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
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
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
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
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
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
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
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 慮字鴻豫 基字伯輿
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 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 嘏字昭先魏黃門侍郎也
○劉攽曰汁按東西曹掾 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 時並童幼玄稱淵為
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
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
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

鄭玄

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修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能通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 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 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 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爲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 經義每以玄爲長也 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言甯教授學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 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 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 玄定義乖袠修禮鈌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　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已西也　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　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　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　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說文曰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左氏富辰諫周襄王之辭　問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

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

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由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爲京州刺史囂爲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

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由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也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

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屛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衰曰臣亟聞

郄縠之言矣郄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侍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

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同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為妖謂羣物失性也往來以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太史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

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郄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郄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官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郄縠為中軍師縠即郄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眾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

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灾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也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

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閿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閿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松坐懸飛書誹謗

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駮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

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武帝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

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
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
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廄
令（續漢志曰廄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
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
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
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
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
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爲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
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
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
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則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
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

不見聖者無不聞令天下之事昭昭於日
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
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
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
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
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
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
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
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
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劉攽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乃喻迫近不當云關）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
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家引見極陳
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
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

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也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

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起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

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猒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蓺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

與與猶黨也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於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記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媟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抉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

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於殷文王都酆武王都鄗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敞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

曰比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埶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汏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

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

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爲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有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見前書也)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俶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款呼韓入朝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遂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故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柰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罪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

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訴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卻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實難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五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彊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代異物損益

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
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
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猶
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
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
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堯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
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如令堯不得
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
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正歷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是以
麟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猶朝夕恪勤遊

情六蓺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
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
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
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與
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紙也逵母常有疾帝欲
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
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
事於外無人事謂不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
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
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
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
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轅固齊人也爲齊詩申公魯人也爲魯詩韓嬰爲韓詩毛萇爲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爲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衛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八年諸儒各選高才生

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肅宗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

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按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張霸傳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

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禄主事稍遷（光禄勲之主事也見漢官）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說睢之辭也見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

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嬴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

知張楷

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

張楷　張陵　張玄

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甑喔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甑喔謂阿敗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郁　玄孫典　孫焉　玄孫彬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闚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

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詰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攽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續漢書曰閎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勑令往言以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皐閎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

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

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 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 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 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曰丁寬受易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皋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皋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往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 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三十年拜為太常

榮初遭倉卒與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 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子弟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 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 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 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 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

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
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
士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
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
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
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
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
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
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小子郁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
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
志士爲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爲仲
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
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
不復見見史記也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
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佚諫

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意者
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
放麑以罪作傅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
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音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
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
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
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
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
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
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五
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
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
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
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
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以侍中監虎賁
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中郎將〇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同也永平十五年

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絶於衆宜思遠慮以先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勑若性自然也襁絡也繈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

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爲韓詩給事中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揚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受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

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八子普延焉俊酆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絶酆良子孫皆傳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竝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録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譏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也）帝從之以焉爲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後拜光禄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黄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焉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攽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黄巾賊起榮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

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爲郎靈帝崩
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
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獻帝即位三
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
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
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
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學始春爲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民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
縕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縕袍糲食醋餐也）以世濁州郡多
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
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
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
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巳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陳留巳吾長旬月閒遷河內汲令）
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

拜議郎（○劉攽曰案徵則止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正而已明多辟字）上陳
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
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
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礹）尤修志介姑爲司
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
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
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
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
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忮堅也）賓客從者皆
祗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
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
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
（東觀記曰礹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之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後客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

(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鄧生麟也)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又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窊下也音烏瓜切)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云也)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境埆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境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閒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

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求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世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聵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

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今給食焉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魯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嗟歎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數受

賞賜擢徙校書○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荅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盧江郡爲六安國所以徙封爲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云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埶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爲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虧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當畏震懼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

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君子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十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

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賻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憂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欲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閒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荊及鳳愷）

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慍豈獨受美名而陷弟以不義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鍾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才用反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曰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張法滕馮唐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

威何遠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埶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兩髆間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劉攽曰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襄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

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
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
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
官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
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
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
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
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
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
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
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
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詞
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
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
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
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

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
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
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
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
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
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
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
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在今安州
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
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
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
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
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
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
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穿地陷獸也是後虎害稍息人
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

官子眞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

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　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

擢執官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録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

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隷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捉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

馮緄

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槀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特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與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沐陳湯馮傅此蓋之論誅戮戎夷耳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窴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到狼居胥山廼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師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國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遣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濆敦

馮緄

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致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誡緄令其勉也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弟名曰盗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

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輙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後爲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誅章誣緄坐與司隷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䟽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

（爲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乃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門下書佐朱儁恒歎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脩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

度尚

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

度尚

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埶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

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大山郡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爲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　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擐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非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

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徵者磐理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琁傳

楊琁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

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劉攽曰案巳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梟懸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埶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琁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楊琁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也闋息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景風至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之言互及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琁能用譎亦云振旅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范曄　後漢書三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鍾鼓去音丘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爲不孝言孝子皆以和顏悅色爲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鍾鼓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爲親憂是孝之累也脩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

餘父母薨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毀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告賜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其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 王望 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楚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亨之劉攽曰案文少一字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嗣下同因涕泣賊見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

十劉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

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作何 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脩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

劉平

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恁字君大見黄憲傳恁音人甚反 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廪糧 劉攽曰案廪倉廪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 為作褐衣 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 事

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

王望

(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乞爽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 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 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 廣雅曰落居也) 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劉攽曰案文當作因以病不起) 太傳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 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 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 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亭長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 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 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其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

趙孝

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哺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恆得遺餘餘人皆如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兮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今在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黚陬山遂數十年（黚陬縣之山也黚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

十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兒閱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賜音爲之設特席顯異巨孝以揖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然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

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 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傳 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 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

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 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息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絶域死生未必 必或作分也 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 杼秋縣屬梁國杼音直呂反 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 束脩謂束帶脩飾也 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 居巢縣屬廬江郡也 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

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

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栞帝悉從之（華嶠書曰栞作槩也）肅宗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

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善無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善惡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子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又爲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爲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爲太尉鄳音盲〉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

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二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卽以一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

得也前書曰今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
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
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
徒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
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
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
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
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
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
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
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
則台階下象山嶽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
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
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工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
迷遇迅雨不忒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

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
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
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
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經書而用
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
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
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
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
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
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
歸懷景象以為法式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
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議詔公
車後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
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
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
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

釁及其子（二代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劉攽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 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

周磐

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殁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鍊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以没矣物從何爲遂不應（物從事也）建光元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家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歛形懸封濯衣幅巾（歛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挻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偏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其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

蔡順　趙咨

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千訥反）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嚙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㢧舉咨至

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官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爲敦煌太守時擧暠爲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其爲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扶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棺中置土以籍其尸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始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歸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旣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易繫辭之文也）棺椁之造自黃帝

始劉向曰棺椁之作自黄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堲音即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旁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劉攽曰表以旌銘之儀穿旌銘合作銘旌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也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椁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

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謂春秋時也積陵謂積廢陵遲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爲埏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爲賦黄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宋司馬桓魋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入海上具天文以人魚膏爲燭事見史記○劉攽曰注人魚爲膏燭案文膏當在爲字上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卭之山舜葬蒼梧之野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豈異用不足哉是以華文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

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
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
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
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
棺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襚音遂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
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庶品
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
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
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也豈薄至親之恩亡忠

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敢薄意內昭
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
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
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
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
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
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上。劉攽曰朱祇案一傳中祇祗不同當從一子胤
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
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冠讓生淳于仁悌巨孝
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
孤竹文彝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畜神
養福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畜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

以福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九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後漢書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穉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廣平郡今洺州永平縣也隋文帝諱廣改焉）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

史170 068

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禍不及下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漢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

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誡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

乘檮杌之事遂闇不行於時名闇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
語獨章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
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
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
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
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

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
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
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
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宗黃老而
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為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

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此其
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
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

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
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
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
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
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
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

班彪

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衞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玉況府（玉音肅）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建武二十二年玉況爲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

班彪

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衞大夫石碏諫衞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爲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襃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襃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値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

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衞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衞徼巡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舉爲廉建武三十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人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達故不以貧賤爲耻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著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螻蟻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

皦白黑簡心求善無厭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也 抹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 負薪賤人也三略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 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 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忽遽也 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 舜舉皋陶湯舉伊尹 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 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所爲皆闔合於法則 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 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暉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 育字元春見儒林傳 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吏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議論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 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 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杷梁一介之死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一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杷梁曰華周進鬭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巖之節文之以術藝 下巖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昜戰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鬭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後我也)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
肅(固集殺作段)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
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
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
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則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
(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然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
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
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
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著納之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
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
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
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
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
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

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
詣校書部(前書敘圖傳曰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除蘭臺令史
(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
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
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
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
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
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
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
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
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
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

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
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
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
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
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
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爲主也乃上兩都盛稱
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
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爲
主而謂西都爲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
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
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服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
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謂輟而弗康也輟止
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
思古之幽情廣雅曰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
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

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爲左據函谷二崤之阻
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
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崤太華山也山海經
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
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襃斜隴首之險帶以洪
河涇渭之川襃斜谷名南口曰襃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
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
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禁也楊雄衞尉箴曰設置山
險盡爲防禦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奧之區域
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爲橫被猶及也呂氏春
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爲六合
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之也周
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
也龍興虎視喻盛彊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
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東井又河
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匈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
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予張兵鈐劉季起
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
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

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領睋北阜挾酆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睋視也音蛾秦領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酆水出酆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曰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大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

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紱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貲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為司徒韋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也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

敺抵亦也選或為從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號曰近蜀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嵕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

列傳三十上　十八

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埸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文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音芬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旁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崐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支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

列傳三十上　十九

班固

又曰崐崘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 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大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畧曰明堂之制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列子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爾雅曰瓌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爛朗以景彰 廣雅曰瑱礩也音田瑱與瑱通楹柱也雕玉為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爛音闌 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 摯虞決疑要注曰墄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墄亦作墄言階級勒墄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虡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閾門限○劉攽曰注域亦作墄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墄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墄言階級勒墄是解墄義耳 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 徇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周面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官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 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漢宮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 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裹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

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裹纏也音於業反
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
璧高誘注曰隨侯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
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工又音江謂以
黃金爲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
前書曰昭陽殿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
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
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
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乘棘
之璧假道於虞然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
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
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
故曰玄墀塗上地也又曰切曰銘砌黃金塗白玉階
釦音口碝磩琳珉並石次玉者碝音而兗反磩音戚綵
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
堂植玉樹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淮南子曰崑崙山
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
以琢玉假爲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紅羅颯纚
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薛綜注西京賦曰颯纚長貌
襍貌颯音素合反纚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繽紛
盛貌燭照也言精麗華飾燦爛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
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
衢非知而見之者也爲神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
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
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
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娙娥容華充依八

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爲十三等又
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秩祿同共爲一等合
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
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
左右庭中朝堂百
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前書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
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爲丞相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
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李陵書曰佐命
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
曰保者愼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揚雄長揚賦
曰今朝廷出號令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
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
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
近蕭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
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
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也
故令斯人揚和樂之
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乎
黎庶
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
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
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
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
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
未央宮北以閣祕書
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
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
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援祕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與廉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

閹尹閽寺並宦官周禮有閽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除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除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墱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

之處也觚音孤稜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者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劉敞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嶕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高之極也闕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馺娑枍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馺音素合反娑

音素可反枍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簷上反也激日景謂日照入於殿內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棼複屋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僄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眙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

十丈輦道相屬焉 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檻上欄楯也㰀音零稽留也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窱音窕烏叉陽切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処於複道宮宇深窱又不見明者 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 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 前唐中而後太掖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氾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 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崷音阻留反崒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抗仙掌與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壒塵也鮮絜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 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

班固

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 丕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 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 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 荊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喻反 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 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 罘罔連紘籠山落野列卒周帀星羅雲布 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罘音浮紘罘之網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

班固

班固

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
在鹵簿中准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也武帝
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
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劉攽
曰乘鑾輿案注又解輿輿之義則此多鑾字 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
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
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
少息 酆文王所都在鄠縣東鄗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
奔定之貌爚音躍坌污也反覆猶頃動也車騎既多視
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践也音汝九反躪蹸也音力刃
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 爾

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踪鳥驚觸
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
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
血灑野蔽天 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佽飛射士音茨
佽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為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
上林中紡矰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
聚也鑽與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者矦廣雅曰
趹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音居綺反颮
颮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颮古颮字鄭玄
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平原赤勇士
厲猨犺失木豺狼慴竄 郭璞注山海經曰犺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

班固

蒼頡篇曰犺似弓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猨犺顛蹶而
失木枝攝罷也音之藥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爾
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
蹷 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蹷跳也音
居衛反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
脫角挫脰徒搏獨殺 許少秦成並未詳僄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搤捉也
音尼搤與扼通噬齧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
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 挾
師豹拕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
崖蹷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

餘禽獸殄夷 師子也說文曰拕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
山海經曰犀似牛而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
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羆
似熊而黃白色嶄巖山石高
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 於是天子乃登屬
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埶觀三
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
獸相枕藉 前書宣帝幸萯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鵁鶄於觀上作之因以名
為一觀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
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封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
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

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脤餘肉也。左傳曰：歸脤于公。詩小雅曰：炰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炰。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爵觴。新殺曰鮮。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注曰：鑾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草。音昌改反。曄曄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鶄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呼之魚鵁。鵁，音火交反。說文曰：鶬，麋鴰也。爾雅曰：鶬，麋鴰。音括。郭璞注云：即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鴰鹿。鴇似鴈而無後指，音保。鶂，水鳥也。莊子曰：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鶩，並鴨也。鄭玄注詩云：鷖，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illegible]也，以名自呼，大如鷄，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於是後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畢蒼曰：輚，臥車

也。音杜報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袪，舉也。澹淡，隨風之貌也。澹音是濫反，淡音徒敢反。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群翔，魚闚淵。櫂，楫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真。謍，音聲也，音火宏反。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鷳，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闞子曰：魯人有好鈞者，以桂為餌，鍜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撫鴻幢，御矰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幬。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罿，罿，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矰也。方舟，並兩舟也。遂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協韻，音宗。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襃、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于斯之時

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脩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十代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也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得徧舉也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范曄　後漢書四十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朞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朞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埶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于東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爲計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巳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

哉言天下初定言不得已而都西京焉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顧反也燿眩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埶推宜之由而反眩燿後嗣子孫末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仙昭陽之事也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秦清以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愍念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念下民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懾前古真遂

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即位於鄗而改鄗為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濫觴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濫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紛綸猶雜揉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虙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埶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士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爲自儉約同於文帝也○劉攽曰注人道畢矣案文必當作畢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其禮儀明乎武帝也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

班固

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鋪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於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爲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代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代祖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王路也皇衢大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揔八方而爲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

班固

平靈囿蘋草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毓亦育也毛詩傳曰古有梁騶若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萇注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歷騶虞覽四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驖孔阜注曰驖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肩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鍾者名為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

師況灑風伯清麈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弋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鋋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歲反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焱焱炎炎並弋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贍反震讀曰真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備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奸帥也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逸騎電騖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霆激電騖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發而猿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

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范氏驅馳終日不
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注曰范法也爲法度
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一詭遇非禮射也則能
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𫈯不詭遇謂范氏也指
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
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
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
可極踠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
一乘子虛賦曰案節
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
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
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爲五牲三犧杜
預注云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
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
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覲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
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
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俯仰乎
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
而抗棱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
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棱威也
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河源東
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盪滌也河源在
崑崙山前書曰
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漘水厓音
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趯躍也
音它歷反說文
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

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
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讋懼
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
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
土[illegible]貌相牢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
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
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
王
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步遥反謂歲
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食於三
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賈逵
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
皇儀而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
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
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
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
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庭實貢獻
之物也左
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
多也說文曰罍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
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
大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爾乃食舉雍徹太師
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鍧管絃曄煜
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
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
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
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鍧音楚庚反曄煜

班固

盛貌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
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
樂名武武王樂名秦古遠古也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
離罔不具集間迭也音古莧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
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僸音渠禁反佅音莫葛反周禮僸作禁佅作韎兜作株
也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熅萬樂百禮盛言之也
[illegible]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
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宮
左右鐘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
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
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
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
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去後宮之
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
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

班固

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
素玄耻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
於山沉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
也末賈也背偽去彫飾也歸眞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
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
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
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瑕穢錯過惡也揚雄集曰排瑕蕩穢淮南子曰
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
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而澤人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以四海之
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
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
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多也音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劉攽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登降飫宴之禮既
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
吐氣頌曰盛哉斯世詩曰飫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飫私

班固

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股肱之時知略輻湊也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周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大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

班固

象四海也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所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恭也詩云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惵惵若有恐懼也音持頰反喻告也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虛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

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敘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造舟為浮梁也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於是著養老之禮令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也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沴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曜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并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歊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苞曰烏者陽之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及肅宗雅好文章

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廵狩輙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二代謂彪及固 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東方朔荅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閒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内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 南匈奴也 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

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 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 或臣服而致之 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絶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 建武二十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 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 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 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 宣帝五鳳二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 下不

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相侵優則風塵起）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僞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蔡邕曰烟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天濁沈者爲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混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

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誥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寂寥而無文誥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流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隨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龍翼謂授堯等爲堯之翊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龍羣龍之象也謂禹稷契咎繇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典謨尚書堯典皋陶謨也冠道德之冠首蹤迹之卓異者莫崇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捨其子商均而禪禹尚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業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爲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並周）

班固

偏得爲天子元首堯也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縣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尚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詩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惔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雖前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皋皋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黽勉也茲謂孔子也皋夔等比之爲褊小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不莅其誅拊翼以雞爲喻言知相旦則鼓其翼而鳴前高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爲漢者多也熛光也胡縊謂胡

班固

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高祖初即位居尊之時並讓言於德不能嗣成王功有此內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迫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鋪敦淮濆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撝旌之容詩曰旅伐荊是蓋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拘所膺也言並天人所推不尚威力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謂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積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川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鋪徧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賾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

班固

幽深可探知之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並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並統領州牧秉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鉞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皆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三五

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居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易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娥同陳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三師字是故義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曰庳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遂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華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

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那歎之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那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積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舄奕猶蟬聯不絕也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章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矧夫赫赫

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前皆為堯臣○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林耳何故亂出虞字明當作堯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琭而不顯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琭小也顯著也言凶惡

者無遠而不感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也登升也績功也言外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
策堯之跡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爲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厥道至乎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巳久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
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渾元天下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調乎草木浸乎金石
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茂物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
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
列辟功可以居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燭光明也抗猶敵也蕭曰康至今遷正
黜色賓監之事煥揚乎內而禮官儒林屯
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仿佛雖云優
慎無乃葸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監視也視
殷周之事以爲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也衰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剬依篇籍以紀功德也仿佛猶髣髴
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葸鄭玄注云葸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於是三
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
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
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
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巡靖黎蒸懷鰥寡之惠浹巡撫
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燔瘞縣沈肅祗群神之禮備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肅祗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詔

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庪音居毀反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
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
郊外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零於豐草三
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
群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
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
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
露降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

禽獸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阜至方州羨溢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蘭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元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于史諜也坰牧郊野也阜至殊絕也羨音以戰反○劉攽曰注如人冠大坐案文大當作衣謂如人衣冠坐也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麰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燕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

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允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縢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爲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圖也孚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爲天子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放也音甫往反放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

如台而獨闕也伊維也遂古猶遠古也楚詞曰遂古之初底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也道德仁義之所常行故以酒食為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邃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覈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既成群君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暉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脩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絣續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亙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

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贍而

不襪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亹亹猶勉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卽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切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華嶠之辭）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揚子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後漢書四十一

第五倫（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有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通曰武王封其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

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四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劉攽曰注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軌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

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

乃偽止亭舍陰乗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
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
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
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
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
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顯拔鄉佐玄賀貧後為九江沛二郡
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
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
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
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
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
賕抑絕 以財枉法曰賕音其又反又音求 文職修理所舉吏
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
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

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
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
自表 狷狂狷也 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
交束脩之饋 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
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亙有非法明帝
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譬猶諭也 若身
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
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 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
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
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 知不知
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

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家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則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illegible]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

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二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一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生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賢以任

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

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詖佞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

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劉攽曰麻延年曰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劉攽曰案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帝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為方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寬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文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益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

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孚以能換爲衛相閒侯衛公也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喻一割摘也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

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

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

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

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錙猶銖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異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言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

多豪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兖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承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承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

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

鍾離意

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并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住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

鍾離意

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別宿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

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〇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此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音思漬反郭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宿帷帳畫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傳 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

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谿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

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

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諒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為機以備獸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浚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衆

宋均

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

宋均 宋意

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騶）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　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

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帛也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

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以塞衆望帝納之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

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俱字伯[illegible]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

寒朗

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

寒朗

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還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爲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刖足者屨也）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意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祭（祭祀也妖于命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爲之請禱也）意明尊尊割恩蕃屏（殺）（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惵我黎寒君爲命（惵惵懼也黎衆也）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

擬於乘輿 虎賁旄頭鍾虡解見光武紀縣音玄 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 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 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南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 浸，漸也 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 無男與多男也 處臣三女小國侯 即婦人封爵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之類 此臣宿昔常計 私計天恩，不敢忘也 今天下新罹大憂 光武崩也 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 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 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

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閒獻王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背背或爲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

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縓緣縓即紅也縓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爲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

爲崇德侯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劉攽曰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幷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釐音僖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閭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

沛獻王輔 楚王英

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輜軿軿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劉攽曰奴婢妓士案文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即是伎樂凡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

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有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柰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

厚加賵賜种後徙封陸侯陸縣名屬廬江郡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

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
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
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
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
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廄
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
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太也太萬謂萬萬而功
猶未半夫繁文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之以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之皆非所以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顏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閭後被越殺之景公千駟民無稱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

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
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
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
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
重敞雖無所嫌牾然不能改立五十九年
薨子簡王錯嗣錯音七故反錯爲太子時愛康鼓
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
以劍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
二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錯立六年薨子
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爲列侯
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
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
篤子九昱子嵩皆爲列侯香立二十年薨
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
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
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

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兖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兖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閒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

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其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曰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尚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日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遊戲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

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去王畿五百里曰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曰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儆備也音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川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

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詩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
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
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
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
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
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
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
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寅所
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
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間吏人奏事
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應為
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
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
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
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

下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
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
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
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
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
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
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
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
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
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
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
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
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
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

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

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玄云副婦人之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早 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 又欲今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 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 閒音閑 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

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預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升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劉攽曰詔曰禮伯父歸寧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亦當有禮妐字比伯文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文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等差也卑高列

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
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
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
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
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
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
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
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
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
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傅聞在下（傅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
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
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煢煢余在疚也）今
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
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
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

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
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
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
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
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
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
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嶭山南栩音甸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
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
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
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
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
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第六人為列侯敞
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
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
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
七年薨子凱嗣立二十一年魏受禪以為

崇德矦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防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避讓）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蒍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太況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矦永初四年封福弟元爲當塗鄉矦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輙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閒孝王子恭爲參戶亭矦博爲任城王（。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以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閒貞王遜新昌矦子佗爲任城王（。劉攽曰案文子字合在遜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矦

阜陵質王延傳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

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溵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主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

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

紛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遒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絶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荊傳

廣陵思王荊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荊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處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邊)海內深

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勑虎賁吏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例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累息猶屛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幷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吏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爲病赤爲兵亡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

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毋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當爲秋霜無爲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無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

王爲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爲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荊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乃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荊

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荊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荊故國六縣

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傳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傳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劉攽曰案光武紀封焉左馮翊公與右馮翊相配十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侯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焉上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音楚角反稱娖猶齊整也行音胡朗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眥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爲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脩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爲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文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文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數工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從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

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證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蕁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撙節鄭玄注云撙趨也）延既怨詛荊亦

獻穆王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天喪（二王早終名闕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

恭王實惟三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朱暉傳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

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爲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避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

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給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視王相如因持璧卻

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發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偃仆踣也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

尉皆長吏也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皆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

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

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謇與蹇通

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〇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稱朱暉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令字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煮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〇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帝卒以林

朱暉

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
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
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
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
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
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
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
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
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
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
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
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
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也子
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朱暉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
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
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
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僕上
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初
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
穆曰君年少督郵因族埶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
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壁職服膺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
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
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
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
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
朝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
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
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

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

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罝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中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

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

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也左傳曰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

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德經之詞也薛徵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華飾也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偷薄以厚御之行有失以惠恃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

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迹遠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劉敘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

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産弟爲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爲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爲言太后即召以爲北地都尉也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爲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魯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魯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病大夾卒妻殯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

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荅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

首則鶩子之愛也其甚者則其薮過竊譽以聽其私事
督義遐公輕私重吕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賂矣
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潰並决而莫敢之塞
游獲蹤豫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筭也後生
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悖无行子道多闕臣
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
則滞脈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兵也不亦可乎文
士傳曰丗無絶交又與劉伯宗絶交書及詩曰昔我爲
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爲持
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
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
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討
曰北山有鴟不絜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攪
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慾無極長
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自訣各自
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攽曰注我當足下部欲以
此謁爲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鏡銘門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憂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

朱穆

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爲群公之首冀絶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水災及螟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人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

朱穆

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勉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擊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荊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主孤時困而莫之䘏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

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

朱穆

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梧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讙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讙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綱之久失，故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

朱穆

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雍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

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平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問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

謚爲文忠先生(袁崧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爲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

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

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求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我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黍並為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愍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劉峻曰注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易繫辭之言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並見論語 故易明斷金之義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詩載蘙朋之謠 詩小雅伐木序云蘙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釃音所宜反藇音序 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 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也 斯固交者之方焉 方道 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 廉頗翟公之

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邽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適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王僚使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荊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荊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 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嬴大梁夷門監士為大梁夷門若羅公子無忌諸為上客秦圍趙魏公子竊兵符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讓伏劍而死 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懱而志得朋之義 易曰西南得朋 蔡氏負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

范慶馮陳重靁義云

樂恢傳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為交通關安也恢獨皦然不汚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荅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曰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

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還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曰謝以諫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稱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踰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遣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家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以漠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棱竹田及上龍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侍疾恢薦任城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稱崔氏者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受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百人〔輓引柩也〕衆庶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爲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爲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何氏家傳曰並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

時湯狩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致灾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春秋有鸜鵒來巢左氏傳曰魯大夫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

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廣川之鳥相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懼音紀其反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它朗反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不各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

時西羌犯邊爲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 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䘏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奪其貨乎比音庇○劉攽曰注安得奪其貨乎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縯之孫也劉攽曰案殤字當作煬字說在本傳○侍中竇憲遂令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報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者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 府謂司徒司空即吉爲丞相不案事遂爲故事見馮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爲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

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 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僨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姒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鄭玄注論語曰筲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嬖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乃卒遂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

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爲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

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處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猶不免於笞也）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脩生成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果爲大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子也）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光武少子也）敞至國輔

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彥野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焉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得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三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剿姦慝之偪（剿絕也○劉攽曰故能挾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以字）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彊諍（諍謂諫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偪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諍之人也）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鄳音莫庚反也）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荊鳳（本或無荊）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　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千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當作內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

張禹

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更發遣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少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去守當作常也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衞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鞍蹬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

張禹

張禹

平元年遷爲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無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元初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

張禹　徐防

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張安國由爲講易祭酒宣爲講學大夫蓋當爲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

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愼奏事一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隷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敦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

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案此世與代全別蓋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稍欲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

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眞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以久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匱乏盜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也（鄚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之（貫寬也音古亂反）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

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敢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

經典皐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皐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則為異（月令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隷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曰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上尚書輒奏之又特勞來其舉將於是

（公府下尚書劾案雖爲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辦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兒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俔天必有異表（俔音苦見反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爲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鈞以上也）政令猶汗往而不反（劉向曰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

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章奏廣復與敬虔上書駮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爲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其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采薪者也言古有政事當與采薪者謀之也）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箋奏（周成雜字曰箋表也漢雜字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

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
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
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
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賞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
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
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爲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爲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漢承周秦
列傳三十四　一五
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
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
便利未明衆心不猒猒服也矯往變常政之
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
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
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

胡廣

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
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猶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
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
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
建事爵所以建立事自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若試之有功者
自敘之以官舜典各奏以言明在此二句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
列傳三十四　十六
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
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
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
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
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
玷漏密勿夙夜密勿猶黽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
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
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

胡廣

方國 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留近郡今太守任峻廣
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
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
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
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
代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
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
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

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
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
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
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
傅陳蕃參録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
會蕃被誅位爲太傅總録如故時年已八
十而心力克壯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夭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繼

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 遜順也 達練事體
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
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 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及共李固
定策大議不全 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 ○劉攽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

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
時自在公臺三十餘年歷事六帝 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質桓靈也 禮任甚優每遜
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
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
咸並爲三司 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奉養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

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飲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驂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

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楊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

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福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轍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鑽敢純懿纖纖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弈弈四牡沃若六轡衮職龍章其文有蔚參羅苑合窮龍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遐歲澂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若統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躓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可從而貶責矣古人以

晏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撓曲也易曰棟撓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閎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爲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懼音九具反後舉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縣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

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承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猒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

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誾誾中正貌衎衎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

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輙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鄧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

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逃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冬（徒東反）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

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懿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歔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

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此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 第五倫明帝時清絜憂國也）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秘器（前書曰董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畫之也珠與朱同秘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

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

歐(音一口反)刀在前棺柩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槥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拜

袁敞 袁閎

袁閎

垂出而務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閎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泣閎曰厚丁寧此間不知吾在勿宣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爲厲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

袁閎

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閎臨卒勑其子曰勿設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埶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常入京

師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埔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通與

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盜兄仲戲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爲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幸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丙吉爲廷尉監時宣帝二歲坐太子事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爲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爲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攽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猶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覃延也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爲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爲宣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紀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

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其見重如此）及肅宗即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

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群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關內外也）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

臧猶未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郡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酺

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誾誾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鰌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

并郡縣掾史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
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
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
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
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
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
聞其兒爲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
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
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
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汝陽人也爲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
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
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酺部
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
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
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

張酺

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
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
愚惷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惷愚癡也惷音陟降反
以爲竇氏
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
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
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
方憲等寵貴羣
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
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
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爲姦謀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袁酺論憲兼及其黨稱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邪太伯母謂邪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
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
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勑賓
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
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

張酺

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劉攽曰案今禮記文王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令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傴僂勿露所勑傴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

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隷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隷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田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爲光禄勳數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勑其

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諭濟奉之吾爲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槀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嚳生嚳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棱傳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頹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

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揜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晉太康地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劒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椎成作鐵成時論者爲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

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棱舉奏龍，論爲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棱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棱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棱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

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嘗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劉攽曰：案文多一及字），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爲尚書令，出

爲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櫝古今博物多聞蘊藏也櫝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尚書爲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

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乃拜興爲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常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荅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尉六年

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〇劉攽曰案侯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傳侍言帝幄枝榮事君志同鷹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郭躬傳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　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

郭躬　郭鎮

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晊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

郭鎮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　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者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

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 ○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衍 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名爲明法之家 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卹憂也 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 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因以爲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閩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見論語也 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秦彭孫章不死爲推已亡命得減爲貪情也貪與貪同也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 洨縣名故城在今四州虹縣西南洨音户交反 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爲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捕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

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豈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報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

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庶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

曰堯敬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

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愬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特也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鑽音步業反鑽臏刑謂鑽去其臏骨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

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

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翣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爻生臨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芽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

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迭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家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体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齊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攽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

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平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言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致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竇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閒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

崩憲等專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遣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

〔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贓鉤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

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荊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

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古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繩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合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愼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愼夫人從盎爲中郎將却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武

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爲館陶公主叔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爲大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此已上皆見帝學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雊懼而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劉杜根爲侍御史成翊世爲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

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爲諸生明於三經星官風角算歷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督郵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

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 搢插也紳大帶也 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 元二解見鄧騭傳 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 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 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筐也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詩大雅也言詭詐善隨之人可不縱宜即罪之用謹勑不善之人也 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 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 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 而頊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以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

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 說文曰人跼身小步也言畏吏之甚也 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 迮也 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 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攽曰案文但言寇攘未不成文理當有一誅字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府掾也正法依法也 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 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

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
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
事過差令勲㑎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
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
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
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
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投。劉攽曰案文祝當作投尚書

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
光武皇帝絕告
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使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
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
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
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

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
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
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
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我蘿蒿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

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注云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若刺幽王不使富分貧家恤寡也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
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
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
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
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
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

制措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康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遂興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孝德后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

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習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政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蝝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軿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儲積也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父之屬（河閒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百十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閒

已乃取一言爲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擅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惟明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爲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

乃升車
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
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
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
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
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
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從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
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
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門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
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
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
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
典罪法無例詭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
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

陳忠

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也)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
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
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
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
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
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
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
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
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
賁中郎將鄧隲寵不從隲心不平之故忠
不得志於鄧氏及隲等敗衆庶多怨之而
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抵劾大司農朱寵
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
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

陳忠

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劾主則正下僭寵。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寵盜發與熙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

宗問固卿第安在固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

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

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張南道于窴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騧字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

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居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衞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從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鉛刀兮）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五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

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

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以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
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將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
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
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
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為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
超先為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
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
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去後代取昆字莫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
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於是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
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
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
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
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

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
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
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
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
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
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
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
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
啖音徒敢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
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
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
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
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
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

國爲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説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内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

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

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

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

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懾，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國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域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

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正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

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

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

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宋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

班超

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衞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衞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衞桓公入姬請衞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班超 班勇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

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

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
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
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
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
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
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
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
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猒
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
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
至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
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

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
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
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
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
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
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
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
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
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
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
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
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
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
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勇將言之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必復有晝閉

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班勇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班勇

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

免後卒于家

梁慬傳

梁慬字伯威（慬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髠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慬除爲郎中慬富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

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

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

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

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

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謹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隷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沒臨

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謹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為艱咫尺言不以為遠也謹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崧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眾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是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土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

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侍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鱉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揚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

求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衞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華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

節焉又曰爲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内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爲黄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説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巡狩鳳皇黄龍並集終賛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

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禄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

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
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
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縣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音子田反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
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
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

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
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
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
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
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
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社口也酺受
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

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
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
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
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
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
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
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若解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

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
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
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爲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爲庶人也豈不
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
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

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訿音將徙反訿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竊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為君之權柄外假則以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己貨也吐猶出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

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

左右亡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攽曰案文賛當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幷生其設消伏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順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眞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部耆舊傳曰杜眞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眞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爲大

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親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

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
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
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路遺憲憲
敗後咸被遞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
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
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
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
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
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
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
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
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
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
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
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
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 生十子皆有才學中
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
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
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
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
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
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
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
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
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

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攽
曰注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案吏當爲史掾而言
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
同上計有史有掾也 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袁崧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
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大將軍
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
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
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紀 永興元年拜武
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
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
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
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
中郎 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
釜中之魚火熾易盡當悉雄猛以副國恥朝廷
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特式序重任奉之發與期
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雜繒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
一奉其
勉之 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
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
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
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

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臣諫曰不可狄國貪婪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孤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

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ㄏ案文多一曰字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車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

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

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

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死凡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阻恃也左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

妾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更律令諸侯讙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謂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鼂錯贊詞）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由無計慮耳語見史記欒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是時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解見霍諝傳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駮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事見前書）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

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
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
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 及春秋斷獄
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復音複重音定
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
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叙潤
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
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
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繄音烏兮反繄猶是也 心焉憤
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 昔鄭人以乾鼠爲璞
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
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
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爲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
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
乾鼠爲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
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衅之以
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
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

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斯之也緗音襄緹亦
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䌜謂什明之衣 左氏
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
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
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
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
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 是用敢露頑才廁于
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
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
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
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
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
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
父奉爲司隷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
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
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
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
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
皆傳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

稱韋曜書曰劭弟珫字季瑜司空掾珫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

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

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

至瑒七世通顯璩頃將作大匠子貞江夏太守貞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從事中郎

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

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

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

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

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

聞德音竊獨踊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

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

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

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也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

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

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

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

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

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

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閒至於趨利避

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

相隱言其冤濫才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

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論語依常轍無所規求也位極

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

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

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

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

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

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

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塚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誇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諸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

闕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酺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鄭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

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劉攽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案文延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晏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

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拜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爲王時與嫣相愛及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具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騏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興字騏

徐璆傳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字孟王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技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

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綬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戮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釆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墳翟酺訐懿霍諝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後漢書四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

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訐攻也讁責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

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 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為己力乎 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劉敞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坑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狄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

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時告東平王雲等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孝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 易繫辭之言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劉敞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

王符

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
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
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
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貴戚願
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
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
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
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
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
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晞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
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
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

王符

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游手爲巧謂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
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
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
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
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
不飢寒飢寒竝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
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
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竝臻下民無
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
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彊而驕人則弱危理而不修德則亂傳安而不愼微則危矣）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
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竝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

而復始。七月詩豳風也大當耕桑之法小暑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合任為相合為任俠也或以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於市中婆娑以事神也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

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綈厚繒也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紈綿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罽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詫誇也咤與詫通也其

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輧衣車輧音蒲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之言也）

桐木爲棺葛采爲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禾猶蔓也緘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櫲梓豫章之木（櫲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柟櫲音而注云櫲似槲樕而庳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櫲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

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

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櫲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

王符

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
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杜預
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
爲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
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
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
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
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
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衞多君子
亂殷謂紂時也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
衞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
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衞之於晉不得爲次國杜預
注云春秋之時以彊弱爲大小衞雖侯爵猶爲小國
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
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

王符

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
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明黨用私背實趨華
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
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
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
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
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
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爲疏附賜也
爲奔走師也爲先後由也爲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
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
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
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
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
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
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
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鄭玄注云羲和達天地而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

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劉攽曰令寃民仰希申訴家文令當作今)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今爲晡字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

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

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還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

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

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

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粱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說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

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謂第五倫也爲司空此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

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躕躇猶蹢躅也]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爲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己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二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蛻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蛇有鱗爾雅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螭角也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

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銜勒也紲韁也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泄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蓋雜技樂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絜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眾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居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矣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

妾媵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束縛謂自約猶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毛萇注云跼曲也蹐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

仲長統

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棊跱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二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

仲長統

趣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向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

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吒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丘莒反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其豪強之家有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

少智之子被穿惟敗寄死不敢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盖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髠鉗下髠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髠者無傷於人髠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

哉（言髠笞太輕不足畏懼而敢入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髠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准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

仲長統

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劉攽曰宋文多一字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烝報也）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詳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

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敬爾祥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

仲長統

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埶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埶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據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

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檻也押音下甲反）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

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
損益之閒哉 惡音烏 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
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
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
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
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
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

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
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
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
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
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
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 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隱逸
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去音
欺呂反 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

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
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 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
軍旅卒發横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
所取者猥 猥猶多也 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徭役並
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
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
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則

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
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
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
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
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 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
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通音皮表反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
稅一乎 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
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 夫薄吏

禄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劉攽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已下未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

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檢柙猶規矩也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

亡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可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

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爲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遠也 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 不謙敢正言也 以爲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並淳朴稱也肇始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也 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乖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 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窮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 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 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回沈猶攜互不齊一也沈音冗 及至載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 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絺葛也 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爲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 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戒在窮奢 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群臣皆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 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 踈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大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彊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斂威峻罰以奇薄分崩 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 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

杜預注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矦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隋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注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限局以疑

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陳敬王羨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爲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參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爲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懀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恐久言之因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殷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爲列侯（伏侯古今注曰沓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吾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寶爲博平侯且爲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嬈音寧了反）後坐削圉扶溝三縣（圉扶溝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

蘉子孝王承嗣承蘉子愍王寵嗣熹平二
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
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
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
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
詔獄使中常侍王酺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也與
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
君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
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
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
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
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
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
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
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
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
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
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遣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
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東襄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
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
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
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
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

重厚動有法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篤字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妻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伯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治春秋事梁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得歸鄉里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大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當下故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東觀記曰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豫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八公梁亭侯興甫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胔過禮傅

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蓨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

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鄡縣屬鉅鹿郡鄡音羌堯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脩縣及脩縣皆屬勃海脩字或作循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靦姑也言面姑然無慚姑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愼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芬孝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

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爲臨湖侯臨湖縣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爲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幸臣小人[illegible]之議親慮愚見敖萇不[illegible]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illegible]心向[illegible]集[illegible]宗共奏此[illegible]辭也延光元年以河閒孝王子得嗣是爲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隋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

巳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濠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從爲梁王以陳留之鄢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巳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鄢今許州鄢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巳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五年豫

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戹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由恩平赦其罪横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汲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汲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横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廏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

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已及王者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臣嗣永建二年封臣兄弟七人爲鄉亭侯臣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臣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暠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

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王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猒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二王列傳第四十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督國之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

無所受袁崧書曰西域出諸香石蜜罽織毛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廬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其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侍中從事也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箠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撣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撣音擅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言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撣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仄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熒惑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

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音如深反杜預注

（左傳云纖維織繒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鵰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為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救也不使之人謂戎虜也獷不堪為用）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為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

龐參

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令宜徙邊
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
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
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鷹及公卿
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
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
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
本水一盂置戶屛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
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
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
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
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
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

龐參

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
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
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
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
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
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
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
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
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
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是
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
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
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
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
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
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

綱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幷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

龐參

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口劉攽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

龐參

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

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上慙聖朝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食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堉埆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

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
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攽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畫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
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
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
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為漢
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
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
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
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
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
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
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

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
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
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
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
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
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
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
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
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
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
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
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

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方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

橋玄

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隷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

橋玄

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文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然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搆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橋玄谷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燮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晉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崔駰　子瑗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剌王通及剌王敗擢為侍御史（與剌王旦武帝子也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剌力曷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前書董仲舒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投劾謂自劾有過不合應舉）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

守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
羿之君易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
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
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絶門下
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
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
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
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劉攽曰案吏
當作史擬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吏耳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
謂莽御批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
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
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如殺一大尹贖
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

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
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
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
曰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辰時也美伊傅之遌時伊尹
于湯傅說遇高宗爾雅曰遌遇也音五故反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
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爲共工之子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
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臬也矱度也貞正也易曰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
垂績易大畜卦乾上艮下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
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
適恩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丁當
也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氛祲也霓日傍
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于家
門兮王綱漼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

崔駰

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
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千罪反 黎共奮以跋
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國語曰昔少皓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
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資睢音
許維反羿浞已見上 覩嫚藏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
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思輔
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詶咨 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
哀呼也前書王莽衰孺子嬰爲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也 嗟三事之我負
兮乃迫余以天威 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 豈無熊僚
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爲亂石乞曰市南有熊
相宜僚若君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拔劍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
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庶明
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 艮東北之位謂蒙爲
千乘太守也 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 易曰
天地閉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之者歟 揚蛾
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治容 楚詞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

崔駰

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垝毀也復關君
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懿氓蚩之悟
悔兮慕白駒之所從 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
氓人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
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 乃稱疾而屢復兮
歷三祀而見許 復猶白也 悠輕舉以遠遁兮託
峻峗以幽處 峻峗謂山也峗音魚委反 竫潛思於至賾兮
騁六經之奧府 賾深也 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
眷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欃
搶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 欃搶彗也 聖德滂以
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
彼幽牧之我舉 闢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所舉也 分畫
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耇 賁飾也易曰東帛戔戔賁於丘園也
遂縣車以縶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
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歸軌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也謂
橫木爲門軌跡也 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

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華嶠書曰駰擬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其辭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天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歷世而游高談有

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叢衡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

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合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頖宮璧雍者壅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頖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劒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劒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劒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騄父絲騠猶能致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

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曰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汙池沛澤劉熈曰沛水草相半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爲非得義爲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盤耳而山棲盤洗也許由字武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汙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汙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

崔駰

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也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淮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詢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悅元大也若夫紛纆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濃盛多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爲跋昔堯

崔駰

含感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詠歎也堯遭洪水咨嗟愛慈訪下人有能理者皋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又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禍結不解而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衡乃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遂邑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勒景襄之鐘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步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攝莊云踐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工之育斯人也撲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崔駰

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也厝謂置之不用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伊皋不論奚事范蔡伊尹皋繇范雎蔡澤

夫實處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處處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貪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

崔駰

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八尺曰尋蓺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數也數音跳角反悠悠閑極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閑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仇負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

惡登牆而摟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將摟之乎趙岐注云摟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夫非其類苟以營已而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時合而友不以道義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夸夸而不已也夸夸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直也藏否在予唯世所議

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若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絜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俟命昔孔子起威於夾谷解見東渾傳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馬衍傳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捷於彊禦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齊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鬬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責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埶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埶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以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爲與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魯連辯言以

退燕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而復楚國

唐且華顚以悟秦 唐且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提夾若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雎曰顚頂也華顚謂白首也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也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寮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才謂幼小也

原衰見廉於壺飧 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巳音故殿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二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家樹而去

展季効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顏回明仁於度轂 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轂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 案駰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爲高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 **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 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亦反 **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

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
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
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
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
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
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
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
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
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豈可不
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
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詔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以
外戚居位稱爲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

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衞尉克己復
禮終受多福陰衞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物親幸焉郯氏之宗
非不尊也史丹封郯故云郯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衞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爲長樂衞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郯之武彊聚以舊恩見寵賞賜累千金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
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
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
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爲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誅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衞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衞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
自孝文前書曰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爲吳相孝景時爲詹事也二君
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驕人故云滔險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 竇融封安豐侯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 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杅亦盂也 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 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 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解見郎顗傳 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 發干縣之獄也 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 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之也 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

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
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
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
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
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
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
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祗具
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
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禪
請爲之證（弟但也司馬相如曰弟如臨邛）瑗曰此譬猶兒妾屏
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
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
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
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
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

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
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
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
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禄大夫杜喬爲八
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
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
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
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
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
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
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
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
悔祈草書埶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
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
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
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羮而已家無擔石儲

當世清之(華嶠書曰寔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太奢寔聞之歎惻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
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
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
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
體吏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音口角反)當世稱之
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
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
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
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
自覩(音他沒反志也)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
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飫於偽輕忽於真)或猶豫歧路
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无咎无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
或疏遠之臣言賤廢是以王
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伊鬱而誰語也)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
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
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
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
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
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備於舊也)步驟
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
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
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

(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昔
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
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爲周穆王司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俗
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
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
合聖德輒見掎奪(掎晉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若其
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
慮始(前書靈歔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爲耳)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
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
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
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絳文帝將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妄與讒毀遂作離騷經)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
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

(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衆文多故宜二字丁文自有用故宜字衍)今
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劉攽曰純法八世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霸政則宜重賞
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
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
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也(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
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
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
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
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
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
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以爲結
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也音達來反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鞬輴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輴車轅鞬猶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行也）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 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為夫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予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

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
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
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
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
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
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
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
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縕枲也）是時
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
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
邊最（最爲第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
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
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
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
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
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

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
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
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
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
鬻爲業時人多以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
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官（劉攽曰案文官當作宦）歷位邊
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
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
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
著碑論箴銘荅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
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
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
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
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
（阿保謂傅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
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

毋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僑說文曰僑引爲價也音一建反 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 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或作株株根本也 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 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 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則欲殺人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 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 說文曰鋃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鋃鐺其頸鋃音郎鐺音當 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結好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腒乾雉音渠 由此知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 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騶奭脩飾之文若彫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 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眞持論感起昏俗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太原閔仲叔者謝沈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也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周燮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矣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而若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己也）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載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頷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皐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顉頤蹙頞）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周燮

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髫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音徒果反）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処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禮聘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

動而不時焉得享乎 享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因自載
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少一門字
遂辭疾而歸 送敬猶致謝也 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
而還 送禮謂送其所之禮也 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
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
為尉從佐 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家牘也 奉檄迎督郵即路慨
然恥在廝役 廝賤也 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
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
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
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
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
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
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 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
至慎陽遇憲於逆旅 逆旅客舍 時年十四淑竦然
異之揖與語移日 能去謂憲曰子吾之
師表也既而前至 閎 閎一作闔 所未及勞問
逆曰子國有顏子 顏子顏回也 識之乎 閎曰見
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
憲未嘗不正容及 罔然若有失也其母
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
度自以為不及 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 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
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吝貪也 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
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
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 ○劉攽曰案袁閎字奉高
閎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閎當作閬也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
方還或以問林宗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
不停軌鑾不輟軛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韋高閑字也爾雅曰側出氿泉正出濫泉氿音軌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淆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玼吝玼音此說文曰玼鮮色也據此文當為音依玼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曄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管著論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推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閎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脩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

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枲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

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也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勤則誦經貧寠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人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季

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

姜肱

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韜藏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陵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

姜肱 申屠蟠

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仍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緱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姓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讞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曆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為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

不顧眄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閒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訐謂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訐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旣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蒿之室依桑樹以爲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中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

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臝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也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爲司空融爲尚書紀爲侍中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餓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曲陵曰阿陵升也薖飢也薖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沉也曖猶翳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楊震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殖以供給養諸生常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

楊震

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鱓明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兖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

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民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嬖倖充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

詩刺哲婦喪國（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也。）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鶴鳴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致於亂。）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民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亦勞止，汔可小康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歙之曾孫。）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

楊震

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
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
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
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
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
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
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
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
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
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

楊震

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
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
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脩繕飾窮極巧
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
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
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
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
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
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
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
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
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
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
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
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
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
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
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
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
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
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枊御
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
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卿佐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
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
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
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
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
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

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
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
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
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
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
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
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
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
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
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
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誦也）帝不省
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
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震部掾高舒召

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史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
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
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
怨懟懟怨怒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
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
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
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
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
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
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分吾蒙
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
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
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采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
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

及謂諸子以牛車薄簀載柩還歸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
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
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
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
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
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墓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
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
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上亭樹下地安行到柩
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
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
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
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
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然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
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

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
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
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
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
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
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
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
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勳及李傕劫帝歸
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
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
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閿鄉縣西南震少
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
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
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

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蓩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
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
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荊徐兗
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
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
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
書徵入勸講勸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
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
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
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
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
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

而行靜室而上 蹕上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 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萃卦詞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 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火粉米十二章 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立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 奕猶重也 得備納言 納言尚書 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

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歸雅素清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不受 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

章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

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覬覦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荊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 太微積星名爲郎位 史記天官書曰大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 尚書皐陶謨曰在知人在官人也 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先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計珂男子張倣居爲留宅參横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收家八人沒入寶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産惡之罪應時推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糺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兩皆金銀珍玩不可勝紀 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

楊秉

諛取容者則因公襃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玆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 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illegible]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劉攽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它說知與詩同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

楊秉

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逌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也故春秋兩蛇闘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闘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而思愆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湯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說苑曰湯自伐紂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可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宋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

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牧養也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愼業業危懼尚書皐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愼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遊上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

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積其所以安存而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有衛宮人御貫魚之有次序也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

楊賜

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給事中也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也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

楊賜

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蝃音帝蝀音董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與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䙰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注曰投霓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諸侯大擢退去而黨更立賢輔使右出望上牛山四面顯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効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

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孱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蠑螈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益之詞也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

一抑上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慺慺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歸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

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

州郡捕討兇更擾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定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不勝者得筭少也）賜遂上疏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從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壽張侯酺曾孫）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皋陶不預其數首蓋恥之）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

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皋陶謨九德）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識也）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彌難乂寧雖受茅土未荅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爲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當矛戟幢麾𨍏音側事反𨍏謂插也）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朱斑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棨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劉攽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搉解見靈帝紀]彪發其姦言之司隷司隷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

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般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何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林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不言

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
公廣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
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
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
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
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
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
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
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
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
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
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
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
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
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

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
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
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
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
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攽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將作大匠孔融聞
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
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
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
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
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說文曰纓冠系也鄭玄注禮記曰緌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播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
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
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
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

融會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爲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傅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操爲之改容

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

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菑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

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大尉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

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也言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謂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載重也）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爲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爲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

楊震傳第四十四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illegible]）立二十六年薨無子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嗣（悝蠡吾侯翼子河閒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廮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怨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黄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以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黄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遷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宫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内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内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

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
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
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
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
義滅親況降退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
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
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何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
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
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傅致其事（傅音附）
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者名主中婦人疾病也）
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於
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
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

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
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
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
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
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
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
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
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
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
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
侍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
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
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又賜中傅
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傅宮者也）慶多
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
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

愼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究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衞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幷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王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尚書曰垂拱仰成旣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屛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屛營彷徨也

清河孝王慶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
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孫獲怠慢之罪
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祜與嫡母耿姬居清
河邸至秋帝崩立祜為嗣是為安帝太后
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
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為人初伯父聖坐

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
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
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
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
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
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
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
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

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
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
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
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
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
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以珠襦升龍旂頭為鸞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

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
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
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
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
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
清河王是為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
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
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

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
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
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
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
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
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
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
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
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
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
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
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
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楊四子皆為列侯食
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

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
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
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
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以
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子
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
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
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
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
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
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
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
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
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
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依射蓋與傳不同曰當立王為
天子暠為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

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恭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德王河閒王開子奉孝德皇嗣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母申氏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

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僖也安國立七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令增次封五

千户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閒孝王開傳

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靡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

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闚覦神器懷大逆心神器謂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

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爲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劉攽曰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 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萇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

陵曰愼陵廟曰奐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閒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侍持節之河閒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閒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

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閒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支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閒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痾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章八王傳第四十五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張晧傳 子綱

張晧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晧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攽曰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晧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晧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勑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

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外後無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皋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

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

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
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郡亭曰豺狼
當路安問狐狸前書曰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
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
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
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
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
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
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冀妹為皇
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

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
廷不得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
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
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
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
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
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
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
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
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
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
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
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
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
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

張綱

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畦畔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

王龔

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

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閎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愼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位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也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惟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唐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

器賢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
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
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
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不以
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淳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
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
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
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

之案摩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
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
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
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
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
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
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
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

柱下之微求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
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
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隷
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事
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
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
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

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
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
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
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
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
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
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

嚋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嚋音儔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潜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閒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

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亂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北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慚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爲取辱遂俱讓而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閒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

暌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其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棻以文才知名（棻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座聞棻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視辟棻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棊棊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种暠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

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士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乃奏請敕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慚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菆音鉏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爲辭隱匿眞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涼州羌動以暠爲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

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為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義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謝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

暴發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
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將
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
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
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
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
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
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
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
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
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
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
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
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

下（長平陂名也有觀在長安西五十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
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出相入令名）父亹廣漢太守（亹音尾）球少涉儒學
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屬魏郡縣也）
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
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不
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
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
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
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
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
朞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
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
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

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
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
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
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
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
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
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
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
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埶家
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
（劉攽曰案球未嘗為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熹平元年竇太后本
遷南宮雲臺（太后以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及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
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
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
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

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
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
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
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
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
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
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
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
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
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
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
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
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
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
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

靈汙染(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

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二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長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閒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

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琮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理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晧爲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爲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王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相思同歸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

杜欒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交音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

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閒非絶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晧辟之晧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

自勍歸二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劉攽曰立學校案文當作學校）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

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巴爲尚書神仙傳曰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

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陣鳴條之野檀車兵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痯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麑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

士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論死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史記曰

周孝王之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

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患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攽曰後民案文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

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鍥刻也音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

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是三失也。劉攽曰注莫不爾極宋文不當作䆮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薄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竝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

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蠅蚋不得置一足焉絓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

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

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請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

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今華關之谷在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急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

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皆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混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淯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姚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世衆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李雲

之誅（周昌辭見諫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闚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之文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攽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

豐沛枝親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
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
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
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
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庸用也回邪也 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
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燿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廣官盛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
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
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
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娶制也 娣姪
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
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
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

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此國
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
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
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分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
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
略人女取人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
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
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
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促以嚴刑威以法
正 ○錢攷曰正文當作正法 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
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

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埶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惛悖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

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孫須為司徒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甘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

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孼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痾龍蛇之孼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主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竇太后崩梁韙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乂不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懍懍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藏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杜欒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

虞傅蓋臧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

虞詡

費事不相贍欲弃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弃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弃之涼州既弃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喭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爲卒大公爲將

虞詡

猶恐不足當御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弃之非計(疽癰瘡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禄勳衞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為也(譸當作籌籌算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大行故云郊也)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西其安紀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閡與礙同)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幟(幟記)(綖續漢書曰以綵綖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

是賊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埶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詡乃令

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三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貲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

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閒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轡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詡則此當為三府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

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下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

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生【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今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毋求請【阿毋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

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縫褠卿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攽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縫褠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縫褠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

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又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自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劉攽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也）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

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市虎成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譖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令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縣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師卜巳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首）靈帝猶識燮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

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之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柰何以十萬衆欲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曰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也）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婼音而遮反○劉攽曰注以鬲婼羌案鬲當作隔）今牧

傅燮

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

傅燮

是以不得留（一作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功可坐而待

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案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燮同北地人也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左傳曰子路曰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猶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燮案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

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鸇欲其鷙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曰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音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

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伐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請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曰梟字仲泉也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魯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閔公慶父殺閔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

卓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
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勳與
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爲羌所破勳收餘
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
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
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木摽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
古侯反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
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
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
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
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
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
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
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
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
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
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
中藏府內帑也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
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韋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
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
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
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
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
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并力誅嬖倖然後
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
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
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
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埶貪放

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

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

柩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
汞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旻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揚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丘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即丘長即丘縣屬琅邪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爲廣陵兄邈爲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

當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飆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群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禜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

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
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隔闊相
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 而趨舍異規
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
比類也 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
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弃
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
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
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
蓋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傾蓋而語也 恩深分厚遂竊大州
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
人之旗鼓洪常屬於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
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女卓反 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
接過絶等倫。劉城曰案文悔字疑誤未詳何字也或曰悔當作益 受任
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

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
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
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
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古
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
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
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張景明登壇喢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收讓印主人得地後
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
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曰袁紹使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
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實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
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敗張燕軍而
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之欲殺
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上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
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璜奉使
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

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偃尸麾下不豪釐除蒸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節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分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

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次轉隱牛角爲飛矢所中目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慓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攽曰注張牛角亦起案文亦當作之比郡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比遣有急告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故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

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連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觖音苑恚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

臧洪

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切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臧洪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illegible]人事，[illegible]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吳兵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illegible]長於[illegible]左傳[illegible]守節[illegible]不能如包胥之[illegible]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傅蓋臧傳第四十八

張衡傳第四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五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崔瑗之文也。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耽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攽曰：[illegible]以

二十五蓍揲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揲作五字誤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從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矣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漢名臣奏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也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衡集無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閒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閒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閒云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左傳祈招之詩曰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衡引此素猶志也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乂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衮衣也周禮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又曰鎮圭介圭以作瑞寶注云鎮安也瑞節也長尺二寸謂之介也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

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
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
原再也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
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
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黄鈍
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
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厲反詩邶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
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譬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
泙曼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若也○劉攽曰
牙支離益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講莊子妄改為蓋參音三輪可使自
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
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間若言衡作三
輪不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昔
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劉攽曰正文昔有
當作昔若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

欲求之為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尅勝也衒鬻作美言以市
也嚶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
簦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
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
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
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
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
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至來也旃之
也求之無益故益者面而不思面偝也阽身
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阽危
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
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
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

要利也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
以之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饛簋飧餔音仕卷反餔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
也爰旌瞀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
壺飧以餔之爰精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譆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
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劉攽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曰意
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
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者必以贐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冠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常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二十兩為鎰贐送行者贈賄之禮
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攽曰注是以貨賄
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
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裋褐謂釋成
也委臿築謂傅說也裋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裋也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
人用朣朦朣朦言未悟也○劉攽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朣朦從目是也此誤黃帝
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為亮之察三辰於

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
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收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
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
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
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記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
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
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埶受任鳥師別名四
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左傳郯子曰少皞氏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
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
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備也夫玄龍迎夏
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
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

入有聯也賈逵注國語曰涃亂也涃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範法也字亦作竹丁十萬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言為下所執持而東也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為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發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成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梟猶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鼈應也

前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龜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諜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年表爛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魃亦魃也音蒲末反聲或作客或作客演集客作害並未詳也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龜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館也二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西沍凝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著

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埶
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
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兎也契刻也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也冒愧逞
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獲也越王
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
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爲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徑邪至
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欽肩
捷疾也欽斂也音翕孟子曰何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欽亦脅也雖有犀舟勁
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
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
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俞仕當以道不求安進
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
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恥也不見是而不惽居下位而
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惽憫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
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
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
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也楽依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與世殊技固孤
是求技巧也音伎本或作技誤也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
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爲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
斵齊桓公曰斵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
諭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泙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斵輪亦不能教人也泙音匹萌反子
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
鴋悲鬨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蟇也音胡蝸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
後號咷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
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
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
於城外也衛集豹字作淶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

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發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卧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世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弈圍碁也棊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况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衛某立字多作四非也數子謂奕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穎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已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衰也音苦簟反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

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蒲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倥音口弄反傯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傯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

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

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方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勑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

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

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

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

以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附無所容篡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篡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篡句轉辭續篡書亦作篡本作纂者義亦通也）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遁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圜如日月以自照達幽明臣賢案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王版所見也）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不占之書謂讖家也）譬猶畫工惡

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說文曰息靚音 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書音義曰靚與靜同）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修爲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兮）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差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

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貌也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璧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纗音相緩反字書亦纗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户瑾反誤也江蘺香草也本草經曰蘪蕪一名江蘺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旨取芬芳以象德也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懈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愷也遻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通後時也言已後時而不及之也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鷖淑善也特獨也言鸞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眞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旦周公也讟謗也信音申成王[illegible]公讒攻其

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己之志無可爲言之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湛音沈繽紛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阽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大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爲有力者則又附乎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予欲試之門夫貧窮大行之獶也雕虎者義之雕虎也吾曰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化變也泯滅也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匱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爲不香喻弃賢人也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

要音於妓反褭音好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褭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劉攽曰案要褭古良馬當作褭從馬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陂不正也僻放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辮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辮交織也音蒲典反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帨巾也珩佩玉也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遊息也燿靈日也楚辭曰燿靈安藏言年歲之逝也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已知猶知己也華榮也子衡自謂也鶗鴂鳥名以諭讒人也廣雅曰鶗鴂布穀也楚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說文曰遒迫也芳秀遇霜喻似賢被讒也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

與乎比伉亹亹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古郎反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咨嗟也妒忌也嫮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嫮目宜笑言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美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岐阯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易遯卦上九曰肥遁无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巽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勔勉也乾為金玉故曰玉階嶢崢高峻貌嶢音堯崢音士耕反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末訖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遇九皐

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皐注云皐澤中益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懇堅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恪韻音丑貞反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視也音孚列反冥翳高遠也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鵰鶚鷙鳥也以喻讒佞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夕晞余身兮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翾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趣也音奏八荒八方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皥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斿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登蓬萊

而容與兮鰲雖抃而不傾鰲大鼇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變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芝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人長生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曰所出在暘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崟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山海經曰崐崘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木生於崐崘山之上即下文云抨巫咸作占夢含嘉秀以爲數是也衡蔡注又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香今觀注見爲異爲暗曾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抒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湯谷扶桑之地崐崘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崐崘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朝吾行於湯谷兮從伯禹於稽山湯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鮌爲崇伯故稱伯禹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集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僞也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猶
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南故云南鄰也哀二妃之
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儐并也瀕
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也流目覜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
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
也爲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圮毀也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
丘九頭圖焉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河圖
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
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正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躋
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
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
猶炎熾也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芒光芒也字林
曰熛飛火也音必遙反泫音胡犬反沄音戶昆反並水流貌也溫風翕其增熱兮
惄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二萬二千里惄音奴覿反爾雅曰惄思也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
乎留茲顝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
吾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前祝融使
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其
承旗也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
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
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躇音直余反超軒轅於西海兮跨
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
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鰕魚有神巫乘此以行
九野一曰鰲魚在汪野北其爲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
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欻神
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欻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
文曰蟬蛻蛻所解皮也言其去故就新若蟬之蛻也朋猶侶也粹美也○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鄭玄注禮記
云蹶行遽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
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

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袖渚反

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崐崘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北也臨河故云湍者

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櫂楫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攽曰注爲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回也

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呬音許吏反爾雅曰呬息也蓁蓁茂盛貌山海經云丈皇河林其狀如蒨偉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觀河洲而思之也

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至也訪謀也樛求也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答言六籍六經也

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逵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覘之虎持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惱晰音之逝反

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劉歆奉乘輿法駕逆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

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謂顏駟也厖蒼雜色遘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爲大司馬年二十衮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爲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發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

張衡

張衡

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孫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闇也大夫稱王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娶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天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右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生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郤伯楚勃鞮字也事見國語也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公等闇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鞮終能吉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究寵昏忽者豈能分之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嬴秦姓也擿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首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微見搜神記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訏裨竈曰訏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

張衡

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刃兒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誚其子曰吾為而父我辭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毋綿攣以淬己兮思百憂以自疚綿攣猶牽制也淬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淬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己詩曰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庬褫以拯人蠲絜也祈求也爾雅曰庬大也褫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所字作彷彷祭也號音斯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顆亮以從

瑝兮鬼亢回以斃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亢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
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
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
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
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桑末寄
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
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
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
仁愛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
時之可蓄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仰矯
首以遙望兮魂惝惘而無疇惝惘猶敞怳也疇偪區
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偪迫也宣徧也行積
冰之硙硙兮清泉沍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
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霜水之野硙音牛哀反丗
本云公輸作石硙說文曰硙硙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硙
與皚通沍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沍閉也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

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
糾玄武謂龜虵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螣螣虵蜿屈也糾繚結也騷騷叶韻音脩糾
音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竦也并
猶聚也凌冰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
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怨高陽之相寓
兮伷顓頊之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
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伷侶也音乞鳳反宅
幽謂最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庸織
絡於四商兮斯與彼其何瘳商商旁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
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續水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職絡或作駱望寒門之絕
垠兮縱余緤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絕垠乎寒門
垠音五巾反廣雅曰垠岸也緤馬韁也音思列反不周南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迅飈潚其
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飈風也潚疾也音肅媵送也翩飄亦疾貌也禁
協韻音金趨谽嘲之洞穴兮摽通淵之碄碄谽嘲
深貌也谽音呼含反嘲音呼加反碄音林亦深貌也跳遊四方又入地下經重陰乎寂
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
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

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陰闇幽隱也蹊路也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召走也燭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祖江崐崘之陽䲹音丕䲹音程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慭相傳音宜覲反杜預注左傳慭缺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詁慭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詩近反與此義合也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神仙宓妃洛水神也咸姣麗以蠱媚兮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增嫮眼而蛾眉嫮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嫮目宜笑也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袿音圭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礰以遺光的礰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人也獻環

張衡

琨與璵璠兮申厥好以玄黃琨璵璠並玉佩也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繒綺也尚書曰篚厥玄黃言玉女宓妃等既獻環佩又贈以繒綺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賂或作貽浩蕩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爲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文所謂二女感於也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熅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縕張揖字詁曰葩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即上所謂泳折不營也瞻崐崘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縈曲也尒雅曰小沚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亘猶橫度也廣雅曰無角曰螭龍也登閬風之曾城兮搆不死而爲牀閬風山名在崐崘山上楚辭曰登閬風而緤馬淮南子曰崐崘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爲牀也屑瑤蕊以爲糇兮斟白水以爲粻瑤蕊玉英也楚辭曰屑瓊蕊以爲粻糇糧也斟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

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 抨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從既豐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 敷茂也淮南子曰禾歸稷中目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穎穗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穎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穗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 僉皆也迓迎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許言反霆霹靂也霆音廷列缺電也 雲師䨴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畢星也䨴陰貌音頹 凍沛雨貌也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塗協韻音徒故反 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轙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云轙軛上環也 葩所貫也琱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也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周頌曰懷柔百神森眾貌也屯聚也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低昂 脩長也揭舉也低昂猶俛仰也 冠

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 咢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林纚音離盛貌也煇音胡本反光貌也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 八乘八龍也楚詞曰駕八龍之蜿蜿攄猶騰也 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 氛天氣也旄羽旄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詞曰溶溶大貌也蜺雌虹也 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軨音零說文曰車轖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軨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轊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灼爍熱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 美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究徧歷四海方岳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若迷惑思之 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青琱青文龍也揵舉也音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武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武說文曰鉦鐃也似鈴也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 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後矞皇也 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澒涊而為清 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澂清也澒音它典反涊音乃典反楚詞曰切典涊之流俗王逸注曰澒涊垢濁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 鸞鈴也在鑣譻譻聲也音嚶楚詞曰鳴玉鸞之啾啾也 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 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

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浴蹺蒙而蹶天 紛翼翼以徐戾兮猋回回其揚靈 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其新曰靈 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 閽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也泄泄彤彤與融同也 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 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斁厭也音亦又音妒故反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念哉戒逸樂也 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 溢滿也迨及也翱翔猶逍遙也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 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閬閬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高貌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罔車

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苑也 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 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害反剌音力達反撥剌張弓貌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爲狼星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 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爲壁壘旁大星爲北落牽牛北爲河鼓磅硠鼓聲也磅音普郎反硠音郎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 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 招搖攝提星名也剹音居流反低回剹流回轉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遹皇行貌也 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 娩音亡萬反卷音拳並翱翔自恣之貌也 戫汩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 戫音一六反汩音于筆反飂音遼沛音普蓋反迭大結反藐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逿湯徒郎反 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 砊磕雷聲也砊音康磕音苦蓋反淫裔電貌之狂疾也 踰痝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痝音尨亡孔反鴻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鴻宋均注云濛鴻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

兮臨舊鄉之暗藹(春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爲開陽頫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
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
悁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悁悁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
而徘回(輈轅也)雖遨遊以娛樂兮豈愁慕之可
懷(音通虔巨懷安也)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飆忽兮馳
虛無(閶闔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
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閭
(儵忽也眩音縣眩音玹突貌也常閭故里)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
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復悔也)脩初服之娑娑
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脩吾初服王逸注云脩吾初始清絜之服也娑
娑衣貌參參長貌)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
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爲車而駕之
也以道德爲林而遊之也)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
禽(罟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玩陰陽之變化
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
陵之欽崟(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

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山觀崟
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
惕若厲以省㑩兮懼余身之未勑也(共音恭易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勑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
知而不恧(恧慚也音女六反)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
義乎消搖(老子曰道無爲)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
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久
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
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
所欲天下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
飛(階升也論語曰天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
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
其時而爲官者所讒故引以自喻也)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
使心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

張衡

張衡

崑崙山上帝止西王母后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䠊踞也此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回志朅來從玄諆朅去也音丘列反諆或作謨謨亦謀也音基字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為河閒相河閒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求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

張衡

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伏幹史職敢竭官守竊食成訓自忘頑愚頗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
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與天地通稱三才而性靈多被蔽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
孰能昭晰玄猶深也晰音制

張衡傳第四十九

馬融傳第五十上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上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本云茂陵成權里人也將作
大匠嚴之子嚴援兄余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
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
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
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
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
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
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
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殣也音覲融既飢
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
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
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
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

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初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界猶限也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佗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詒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劉攽曰注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若量腸之府也胃若五穀之府也大腸若轉輸之府也小腸若受成之府也膽若積精之府也膀光若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戛散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柷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

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皷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人同樂也○劉攽曰注今王皷鼓樂案文多一皷字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鞬以藏箭櫜以藏弓鞬音紀言反櫜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注云建讀爲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融異議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吝人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矣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鄭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鄭周

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曰春獵爲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詩詠囿草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囿草翳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徒觀其埛場區宇恢胎曠蕩藐夐勿罔寥豁鬱決藐音眇決音烏朗反並廣大貌也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陂環瀆右矕三塗左概嵩嶽陂音披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爲陂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陂爾雅曰矕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面據衡陰箕王屋浸以波溠夤以滎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衡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雘地里志云犨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溠其川滎洛水經注云溠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獻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在滎陽縣東是也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崔崔隆穹槃回嵑峞錯崔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埠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

崇榝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音於謹反嵦音五來反嶉音徂回反㠑音隅峗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鄭州怪異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焜光也其土毛則榷牧薦草芳茹甘荼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榷和傳音角榷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菫荼如飴飴亦甘也茈其芸蒩昌本深蒲茈音紫其音其爾雅曰綦月爾郭璞注曰即紫綦也似蕨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音云蒩資都反廣雅曰蕺蒩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茹菫荁藂荷芋渠芝茹草也禮記曰芝茹菱椇茹音而菫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菫音戶官反禮記曰菫荁枌榆鄭注云荁菫類也藂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鳬葵格韭菹于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鳬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茖山葱格與茖古字通菹音子閭反卬巴菹一名巴蕉于軒于也一名猶生於水中矣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支竹叢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蔽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大也椿梧栝栢杞櫪楓楊並大名也杞音矩楊楊韻音以征反豐形對蔚蓋頳楱㚐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楱音吟楱音所金反㚐叶韵音生翕習春風

含律吐榮鋪于布濩蓶扈蘳𦸦𦹘可殫形鋪音敷蓶音以癸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爲芛與蓶通其字從隹本作從荏者誤也扈音戶蘳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葉貌本作蘳說文云蘳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然光也𦸦何也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爲陽孫炎註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後罼天綱頓八紘掔斂掔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藪九數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貕養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繯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繯落也國語曰繯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繯還也蒙覆也中音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九藪之動物繯蘩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鄗駮譟譁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救音也亦積聚也鄗𩦺駮鶩迅鈞也鄗音脊美反駮音俟韓詩曰駓駓俟俟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會數多不可筭計於時營圍㷠廓充斥川谷罼罝羅罿獮綸阬澤皐牢陵山罼音畢罝網也罝兎罟也罼網也音

力官反並見爾雅阮音苦庚反頞頏篇曰泧瓮也皁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皋牢天下而制之也制子孫也部本有作牢柵者非也

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駿之玄龍建雄虹之旌旻揭鳴鳶之脩橦**陽猶十月朔也疏鏤雕鏤也周禮輿服雜記曰王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驌騻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驌騻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旌之傳云鍔師題以旌旻杜預注云旌旻大旌也翔舞也音亦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鳥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旐以候塵埃也橦名旗之竿也音直江反

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大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髾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爲常招搖玄弋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曰日亦畫於旌旗也○劉攽曰注枉矢妖星蛇行有星曰亦畫於旌旗也案妖星可見尾曰而已又言其亦非也亦當作亦上文太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羽毛紛其影颸揚金䥚而**影颸羽旄飛揚貌也影音必由反颸音牟反蔡邕獨斷曰金䥚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拖玉瓖**在馬鬃前鬃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瓖馬帶以玉飾之音襄**屯田車於平原播**

同徒於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旝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旝動而鼓摻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攽曰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良**野場謂除其草萊令得騙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儁良馬之善者**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咎音公刀反周禮鼖鼓鼓大尋有四尺**徽嫿霍奔別騖分奔驟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擾音呼獲反並奔馳貌**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磕音苦蓋反訇音火宏反並聲也滃音烏董反**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慓狡課才勁勇程氣**慓疾勇捷僄匹妙反**狗馬角逐應鷂競騺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猥蹸鏦特肩脰完羝搊介鮮散毛族梏羽羣**絹繫也與罥同音工犬反猥蹸野馬也爾

狒口但上品研若升覩音昆戱搯撞沈揚雄方言曰吳楚
之閒或謂矛爲鋋音蟬江反韓詩衞風曰竝驅從兩肩
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脏頸也謂中其頸也脏音豆
完莧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莧音戶官反與完通捁音
諸家竝古臨反案字書捁挩
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援也然後飛鋋電激流矢
兩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
梧轄鋌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鄭玄
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
言爲輪所摧也梧支梧也梧晤謂支著車
也轄車軸頭也音衞謂車軸轢而殺之祋殳狂擊
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祋亦殳也音
丁外反顱額
也音妒猭走也音丑戀反瞥
視也叶韻音必例反殳音殊或夷由未殊顛狽頓
躓蝡蝡蠉蠉充衢塞隧葩華蔣布不可勝
計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
蝡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蠉音以林反亦動貌也若
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呴唱後嗢巡歐
紓負隅依阻莫敢嬰攖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
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
記曰大胸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
小也音稍嗢巡竝行貌也嗢音於骨反孟子曰有衆逐
虎虎負隅莫之敢
攖攖迫也㯻折也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
刺裸裎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
大叔于田乘乘馬檀裼暴虎獻于公
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
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刲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

曰袒裼肉袒也孟子曰袒裼裸裎
於我側說文曰裎裸也其字從衣冒狱柘棲棘枳
窮溪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齵熊抾
封豨爾雅曰獄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
嶰謂山澗也著頡篇曰斥大也爆亦狂也音詰
曳反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抾音
劫古字通封大也豨豬也盡起反或輕訬趫悍
瘦疏蹙嶺犯歷嵩巒陵喬松履脩橋踔趤
枝杪摽端尾著蜼掎玄猨木產盡寓屬單
訬輕捷也音初銷反趫音丘照反說文曰趫行輕貌瘦
疏猶搜索也瘦音所由反字林曰巘山巔也音力于反
嶺阪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巒橋音奠寒反踔
跳也音勑教反趤音帝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摽音必
遙反苑木宋也蜼音以癸反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
璞注曰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雨則
自懸於樹以尾塞鼻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
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
掎音居蟻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
產謂巢栖之類也寓謂穴居之屬也罕罔合部罾
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
有分局罕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載雲罕漢志曰斥
罕有部部下有曲罾魚網也音曾弋繳射也
分音扶
問反矰碆飛流纖羅絡縹游雉群驚晨鳧
畢作羣然雲起霅爾雹落矰弋矢也碆與礛同
音補何反又補佐反
說文曰以石著弋繳也絡縹張羅貌也縹與幕通羣飛
也音揮霅音素洽反廣雅曰霅雨也言鳥中繳如雨之

落
爾乃羲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
羲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軌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泝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
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漢星也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
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姱周禮
方相氏掌執戈揚楯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弧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龜
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劉敬曰正文案專書作道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
紲墳羊捎音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捎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
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賊擊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然後緩
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
魚陳罟波籞池籞也前書音義曰籞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
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
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
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過也籞音圉茲飛宿沙田開古蠱
音令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
踵介旅茲飛則佽飛也呂氏春秋曰荊人佽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佽飛扶劍赴江刺蛟殺之

曾漁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晏子勸景公餽之三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持桃而再搏乳
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彊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
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
生不仁亦挈領而死蠱與冶通舉亦揮也虞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
旅眾也○劉敬曰正公孫捷持桃而再搏亂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逆獵涌濟
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
獻王鮪夏薦鼈黿汾音撫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黿音
元鮪鱣屬也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黿也
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
蕭條原野寥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
植旍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謂周流觀
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礿注曰車弊
車止也寥音力救反愀音下救反亦蕭條貌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
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大也鎮以瑤臺純
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瀰瀁沆漭錯

絓䙮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絓縷也音之尹反蒲亦抑也廣言切纏反䙮音養亢音胡朗反涔音莽並水貌也謂絓交結也絓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云大明日也言此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蝄滅短狐獲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丁角反蠱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蝄龍也短狐即蜮也獲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籍魚鼈龜蜃鄭眾注云籍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

靈下漢女游方猶並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舼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舼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蜺音兒幬帳也音直由反颸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瑟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鴈鷿鷉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鴛鴦匹鳥也鷗白鷗也鷖鳧屬也爾雅曰鶬麋鴰今謂之鶬鹿音括鸕鷀也楊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鷺白鷺也鴈白鴈也鷿音步歷反鷉音梯

揚雄方言曰野鳧也其小好沒水中膏可以瑩刀劒殺衍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魴鱮鱏鯿鰋鯉鱅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鱮音緒似魴而弱鱗鱏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鯿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鰋音偃今鮎額白魚也鱅音庸詩義疏曰今黃頰魚也魦音沙或作鯊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翯翯肥澤也翯音學言或得其所也尚書中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

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帥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捭開也字書擺布字也音步買反蜀國西都賦曰擺牲班布也於典敍同左傳曰加膳則飲賜犒勞也山罍畫為山文禮記曰山罍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房矣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掌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醑汁滓

酒也大雅曰或播或炙將行也飢盡也
流俗本爵字作爚既字作暨皆誤也
若乃陽阿衰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謂羽也
斐之晉制闡竈華羽之南音所以動蕩四聰
發明耳目流越蘊憍駭恫底伏越散也蘊猶積聚也憍與高通桐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
百姓樂之鍠鍠鎗鎗鐘鼓之聲也鍠音橫鎗音側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
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
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
同入享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説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胥音諝○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之官爲象胥也
蓋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
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樽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辱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
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
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槃樂也虞與娛同
闇昧不覩
日月之光聽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
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
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
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宰夫掌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爲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刊昔若寒反
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
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莫嚴案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討蔑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
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能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畎畝謂隱於畎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

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寀
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 鼎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謂甯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傅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俾之昌言而宏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
瑞 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
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
母之白環 韓詩外傳曰黄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黄帝時麒麟在園帝王紀曰時僬僥氏來貢没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 永逍遥乎宇内
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
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 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
永延 詩大雅曰天錫百禄子孫千億也 禮樂既闋北轅反旆
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涼京 闋止也音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
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 太后

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
錮之 融集云時左將軍奏融追兄子喪自劾而歸輕詈富宪官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
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廏長史時車
駕東巡岱宗 延光三年○劉攽曰正文廏長史案廏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
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
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
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
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大將軍梁商表爲從
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
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
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
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
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
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
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

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埋根言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蓺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勝平原君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剌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

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曰磾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閒將有

意於居貞乎（隨謙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也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皆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說為矜全之情薄也○劉攽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盎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傳第五十上

蔡邕傳第五十下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勳（謝承書曰勳字君嚴）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劉攽曰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集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冑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鄉長及君之身曾修歐陽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棱字伯直與俗孤寡不協于時垂翼華人爵不升年三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

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荅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韙亦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杜預注曰胡耇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

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條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說之以為大夫矸音岸骭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朞年而秦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

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
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 羨音以戰反又本
或作美 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復直道
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
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賓猶留也 夫獨未之思邪
何為守彼而不通此 彼謂含貞體 此謂榮祿 胡老傲然而
笑曰若公子所謂覩瞹昧之利而忘明哲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
子譏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 譏然含斂之貌音所
六反 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 釋解也 昔自太極
君臣始基 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羲皇之洪
寧唐虞之至時 洪大也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
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
紘弛王塗壞太極陁 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陁 君臣土崩
上下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於
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

銳 講猶習也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
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
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咽喉也魏天下之胸腹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
下司馬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 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從者騈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騈並也組綬也流離
光彩見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
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
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
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 詩小雅曰速速
方轂夭夭是椓毛萇注云速速方也鄭玄注云轂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夭夭殺也椓之也韓詩亦
同此作轂毒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爵並殄曰正從夭天是加案上文當作天椽今詩文止然○ 欲
豐其屋乃蔀其家 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曖也屋厚覆闇之
甚也蔀音部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隱道人也 顏歜抱璞

遂㠯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顔歜曰歜先王與寡人遊歜辭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也然失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歜願得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淸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所保其生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徼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黄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黄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蒹薕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絙音古鄧反絙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綖系綬也音它丁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絜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采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黄帝取密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格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君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何蓑何笠毛萇注云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擐貫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暬御毛萇注云暬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

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棄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有偃聰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執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北反叶韻音赴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痡鄭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叶韻音丁注反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天高地厚跼

而蹐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爲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般鬲津是爲九河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叶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熠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慎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熠音子廉反炎音焰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朓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

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班固曰脩覆仁義之林藪也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脩業思眞弃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斁猒也渝變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若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罕漫猶無所知閉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

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也輈轅也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驊騮騄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殽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瞫音[illegible]反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霸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逮勁飮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荊人佽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簺也東方朔以善詼笑[illegible]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桀武帝時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奉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於

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怩音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猶岐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大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

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冀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无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

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 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 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爲冀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蟲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辟音普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 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 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天子聖躬所當

恭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齋者絳緹衣緹音丈伐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劉攽曰案文當作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解除謂謝過也）猶為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彖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小汙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成秩其議增脩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二年望祀[illegible]東巡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夫人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禮記曾子問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

典庶答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
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
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
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
下親政已來頻年灾異而未聞收舉博選
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
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
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
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
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天子嘉納受以責三
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名臣奏張文上疏其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蚕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徵幽人指象而蠲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虐賢聖設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茲類叙意探指求所皆更衆羣下貪狠威數妄施或若哀宜務正衆邪消邪選舉退屏貪暴察信公小國諸始改悔已斥退邪臣尚
獲其報六月甘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脩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灾必有象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伐殷粉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朕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劉敞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收救寧出尚書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
勸忠謇右用事之使謂樞要之官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
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
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
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
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
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
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
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者
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

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
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
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攷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德也）孝
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
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
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
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
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
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
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
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

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
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
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
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
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
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之鄭玄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王文恒思皇后案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
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
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
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
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
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
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
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
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矦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謝承書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矦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也○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矦案如上文則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矦非平陽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

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為凡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

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
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 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无咎王弼注云括結
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
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在疑諱
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也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灾咎
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
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
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
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
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
灾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
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嬈音女鳥反
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
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

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
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 趙嬈及霍玉也
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
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 偉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 有名
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 音玄蔡邕集玹作玄 屯騎校尉
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
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 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伏
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
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 謂股肱也 委
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也 雕琢猶鐫削以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
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
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
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

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見漢職儀)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

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邕集具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 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爲書佐郃不爲召大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尚書嘗護阿之令文書不覺郃敕詔書考胡母班等辭與陟爲黨質及邕屬請郃聞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狀作母班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根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誹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齎持也音資)臣實愚贛唯識忠

盡出命忘職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為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埳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

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餘猶應劾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欽並非也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匄乞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在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

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二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意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無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朱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帷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騭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

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憘歎聲也音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

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幡遠近以爲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轓廣輔轓也）卓於是改乘皁車蓋（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

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劉攽曰案文多自很用不成文理當云卓很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

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没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柢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得與風塵相經過也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忽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懷謂恩遇也懷思也何恩遇者豈不思之乎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爲戮放音甫往反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侈謂紗帳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所隱諱也籍梁懷董名流身毀籍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流薄也

劉攽曰此卷内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詔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回避詔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蔡邕傳第五十下

左雄周舉黃瓊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illegible]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illegible]詡吁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常與衆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

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皐陶謨之詞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云小雅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祁徐也言順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委[illegible]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楀為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見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楀音記禹反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牧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揚雄長楊賦曰秦豺窫窳其土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

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輙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數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皆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
豺虎國語曰鬬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附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豺獸豺虎焉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亡者也。劉攽曰注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朞匝也謂一歲言善不
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
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昔遁以求
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顔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
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
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
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
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謂常也而

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
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
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
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式用錮之終身
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
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
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
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
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書呂氏難故云中興也流光垂祚
求世不刋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
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
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
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

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天變）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閒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

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恢在京師就學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劇海脩令遷度遼邪都尉辭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子奇見前）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弟子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

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

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舉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晉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

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晉丑良反）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

周舉

其十二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猶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其事見後漢書周舉傳又見汝南先賢傳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三統事見前漢書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數也尚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五品五常之義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貺

周舉

黜陟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殺人地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人擇其子

周舉

之因求高密之塈出寢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 帝王
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
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邪 魯僖公遭旱而自責祈雨 辭見穀梁
傳 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
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
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
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
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之文 陛下所行
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
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
而求逮於前人也 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
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
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
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
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

周舉

顗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
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
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
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
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
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 別音彼列反 然公卿大
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
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
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
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
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
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
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
有反風之應 尚書以說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葬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
王開金縢之策見周公之葬尊以王禮中命魯郊而天乃復風禾稼盡起 北鄉侯親爲
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

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並見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預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為大絜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

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纂文曰薤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薤露歌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時歸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尚書洪範之文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陽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

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輙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内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

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諡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以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攽曰注尹翁歸爲右扶風案文少一辛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魚也）忠踰隨管（隨會管仲）前授收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

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
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
夙終用垂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
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
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燮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
於燮燮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大守舉
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
莫敢不應唯燮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
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
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
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燮
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燮曾祖父
揚至燮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
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
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
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
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
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共乃奉伐鄭綸氏今洛州嵩陽縣城是也有司
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
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
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
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大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二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

運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
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
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
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
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
神明樊君樊英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
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
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
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
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
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

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
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筭即主歲之卦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
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謂河圖洛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
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
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
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
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
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
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

役者三十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五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詩以鳥塞無狀也○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澈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

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太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太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墢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

物得以時育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齎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及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〇劉攽曰正文以宜比周公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九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

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許文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一云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音亢邑千戶瓊辭疾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悺徐璜等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顚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

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顚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阤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解也喩危陷枳棘喩艱難握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夫有天下之兆畫成於書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

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殘音才卧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寑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涸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

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樂恢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有負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

有萬分無根三泉（三若數之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詣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

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内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鄕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弒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斯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漢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貢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

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俠也）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彌縫猶補合也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奬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廣雅曰遒急也）所以傾而未顚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理政並紓灾昏（紓解也音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

左雄周舉黃瓊傳第五十一

荀淑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况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産業每增輙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二縣皆爲立祠有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

荀爽

人謂八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爽字慈明一名諝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

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也夫喪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文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

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劉敞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荀爽

語曰九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恒至未濟爲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舜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太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秦史記約以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王之何休注云不自爲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

荀爽

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易繫辭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爲咸艮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荄音核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始冠婚先正夫婦禮儀士冠禮爲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韙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

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敞曰注昔晉侯有疾案文多一昔字)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爲琁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爲傾宮解見桓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

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患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蟲也其性不妬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彖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

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
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
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
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正者正之官別上下之序以防僭也）嚴篤
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
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
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
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
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
喪疾者（劉攽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又私謚其君父及諸
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
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為妻齊縗杖期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

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
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
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爽欲遁
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
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
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
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
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為內謀會病薨
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
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
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論叙題為
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彧並
知名彧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
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

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巳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揚黃之禍（揚彪黃琬也）又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沉靜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鎭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

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巳而巳悅志在獻替而謀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旣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巳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巳致政之術先屛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荀悅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仞有三尺也國無游人野無荒業財不以用言官足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

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

荀悅

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也章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

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於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也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

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生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

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長社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嬴長（嬴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後以脩妹妻之璡辟州府未嘗屈志脩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璡嘗以脩言曰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召之而責慶克夫人遂潛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劉敞曰王案昭當作招）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辟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縣建安中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縣字元常郡主簿吏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

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欲權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寔請從外署之衆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

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
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朞喪去官復再
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故修德清靜
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
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
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
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
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
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
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

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
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
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
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
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
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
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
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
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
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
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
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
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
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

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謚有六子紀諶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也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能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士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辦嚴猶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羣紀之閒先與紀友便爲紀拜由是顯名也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大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劉攽曰案正

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為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大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啓有蔚潁濱二方承則入慈繼陳（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劉攽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其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亂難為悉改學者宜知之）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李固杜喬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李固傳（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以疾）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

李固

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爲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

李固

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今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曰孟子而續漢書後云老子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再眞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癉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李固

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君命榆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平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天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害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也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

李固

禁化導以之變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爲議郎（○劉攽曰案固自已去爲議郎此又云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南百八十里）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眜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之義○劉攽曰注爲其與國也案文少一公字）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猶窮）

路以魚爲簡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攽曰案繼是纘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爲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撫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睢曰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人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落吾事悒悒然耕而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首固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閒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

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檄一曰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稟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據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生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

木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群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

李固

枉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爲下原太守見百家譜也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上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

李固

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

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二歲而崩又立安時十餘歲閻太后北鄉侯其年薨又欲者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粤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桷椽柱楹弗

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遹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雅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閒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書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

南跂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勉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君袪傳此皆冀辭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懷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

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以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

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鑕椹也鑕音質椹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勑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斂於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汙先公兆域見謝承書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繼立能興康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表公訖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史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勑吏驗實就殺

之小子㷭得脫亡命奪乃封廣戒而露固
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以通四出者也今有敢臨者
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年始
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游學洛陽乃左提章
鉞章謂所上章也鑕頻幕曰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
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表不去
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
為大臣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
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
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
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
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
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
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

李固

美不交非類常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
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事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
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
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
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
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
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
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
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
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郃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
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
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
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李燮

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遂隱身於北海劇託命酤酒家以得免與此不同）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

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

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
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劉攽曰宋雖邵還爲郡守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守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字謂拜郡詔也邵還至洛陽
冀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
大著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
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冀在職二年卒
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内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祖史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爲諸生
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
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
祿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
政爲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氾宮
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
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
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
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
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
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
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
紱蒼頡篇紱綬也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
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
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
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
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
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
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
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

冀又御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采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官贓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治貲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

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死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固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蘄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袁崧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以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惟孝與忠全生死之義須得其所夫

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凌也專為物則害智為物則役智為害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非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一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交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則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李固杜喬傳第五十三

吳延史盧趙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祐〕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恢或作惔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希望其賂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徼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下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衣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

十餘乃爲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於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爲軷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軷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劉攽曰注以芻棘柏案禮記云菩芻棘栝此少一菩字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眞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

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實東郡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欲以爲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敎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

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罥以繩爲環以投之而縊[illegible]）祐在膠東九年（宋留著舊簿曰祐執司察無私書之問上司無毀擬以賊至濟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

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鄃陽侯相（鄃陽縣屬汝南）（鄃音輸）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犨音昌酒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誦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留編名七十與游夏爭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閒（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渤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

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也）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

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綵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

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至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耳）若偏而體之則各有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稱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兼其美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曾參子閔損也）管仲以九合爲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鄄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

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竊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昧冥也爽明也）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覽百氏也）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荊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人傳）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傍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舉前太守宋訢臧濁之後悉辭諸生聚叙發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鄉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勃海王悝

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而二弟階寵終用勃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猶輕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匹妙反）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孝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

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兵禁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誅貶為癭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鉤謂相連也）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之）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　南尹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錮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
畫界分境 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水土異
齊風俗不同 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
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
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
得免 俸音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
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
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
乃豫勑斷絕書屬 屬音之欲反 中常侍侯覽果遣
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
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 ○劉攽曰案文說字
當作詭謂詭譎也 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

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
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
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
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
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閒
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
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
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詩衛風也荼苦菜也 昔人刎頸

九死不恨 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尤未悔也 及下廷尉詔獄平
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
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 郡邸若今之寺邸也 行賂於
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
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昔文
王牖里閎散懷金 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曰散牖里殷獄名或作羑亦名羑城

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成交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溢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曰出天之鼓乃求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尊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雅璞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必爲成器褒義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興乎○劉攽曰注有封孫案文少一子字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士匄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預注曰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邪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葵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女貞之辭因經而死○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

案文多一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治骨曰切象曰磋言交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發其瞽言哉無目曰瞽[illegible]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舉目而視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見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彊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

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猛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音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illegible]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

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其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

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朓者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赦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以后

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壍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埶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

盧植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不成文理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轘轅道名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

盧植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陟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醊醊祭酹也音張芮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荊荊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穴豫奪常者也穴人行貌也音足占穴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蓺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與兄子融甞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久乃出過問趙敦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

七年 蓐寢蓐也辭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
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丁瑯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 仕無伊呂之勳天
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門
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
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
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
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 [illegible] 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
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
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
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 玹音玄 郡人以玹
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
貶議玹深毒恨 決錄注曰襲字元嗣 [illegible] 延熹元年

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
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 [illegible] 河東從事爲玹所殺 [illegible] 岐遂
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
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
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
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
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
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
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
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
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
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
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
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決錄注曰見前漸紲不攝閣書寺侍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

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衞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衞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

其父表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産晏嬰
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
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
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
下下訖便揜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
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貲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勢進權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必有中書不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救李固也延史
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
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第五十四卷終

趙岐

皇甫張段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
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
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
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
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
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
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
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
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
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
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
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
計縣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
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

皇甫規

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謂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以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

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惔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

任爲社稷之鎭加與王室世爲姻族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卽商子故曰代戚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可宦覬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

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爲涼州刺史郭閎留行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

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丙卯先零羌寇鈔擊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亂也皆由郡守不恤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綏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

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眞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脫或須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敖敖）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奮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受取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旅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辭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

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為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大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

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避第仕宦之塗也 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 劉攽曰案文以為規在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 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

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illegible]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 再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挈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省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

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作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東北也○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休屠各屠音直烏反及朔方烏桓並同

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甯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蟞音必袂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從屬弘農華陰舊制

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蚓螾同也）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故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

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隷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隷校尉欲逐奐歸

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潁曰小人不
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郡
河南雒陽曾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奐居於頭稱曰州將也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
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
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
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
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

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普百反髀音步米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之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
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
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

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黨
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他朗反凡人之情冤
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
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

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
魚肉言將為人所吞噬也企心東望無所復恃潁雖剛
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
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
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與
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
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
遺縑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

年辛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光和同塵爲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而用王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誡其子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郡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鄛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鄛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閒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奐與曹節等[illegible]使奐率五營士[illegible]陳蕃竇武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啜泣貌也啜音知劣反）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於烏孫國西域爲發喪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

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在能政○劉攽曰案文旣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漢官儀曰訟字公孫鞏人也乃拜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

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口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當作千字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鈆街音階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

段熲

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僇音良遂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

段熲

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閒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鸞鳥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

者巳二萬計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埶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

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劉攽曰案文鏃未可張未知何乎）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牒反鄭師十二辰也）連尸

積停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趙冲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内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曰尋傅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熲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陳競進也）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段熲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胝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傷敗曰衂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禀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没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

段熲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劉攽曰宮縣邑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古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漢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

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

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矦邑萬户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

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隷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户并前萬四千户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隷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隷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因潼水即潼關規奐審策亟遏羅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皇甫規張奐段熲傳第五十五

陳蕃王允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録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從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大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絜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媟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駮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

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還鄉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

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僖公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

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以寫詔書也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廣成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

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

明亮達文武兼姿○劉攽曰案安是姿字此當作資也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劉攽曰案漢碑獄皆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陳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

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持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君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

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恚忿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言之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也胡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宮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失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郡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讁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言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敷奏其言簡練

清髙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郤長吏已下多至抵罪。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大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譴也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瓆字文理高唐人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瑨字幼平陜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摶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忠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体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

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温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日壓之然乃無聲今新豐縣温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閎夭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以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如笙簧簧之所以吹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作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

重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悵悵無已（悵悵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

陳蕃

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固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蘇建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華首彌固（[illegible]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南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

陳蕃

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挈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振怒（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得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

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擯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

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銍縣屬沛郡）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劉攽曰案文授當作受）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是鬬爭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而協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

懔懔乎伊望之業矣（懔懔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閒數公之力也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協忿怨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閒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

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怨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下吏免爲庶人馮唐爲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爲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賞爵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坐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解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

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閒轉側猶往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又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

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石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爲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

三十九

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力登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攽曰今若一旦解兵關東按文多關東一字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

三十九

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

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

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悚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閒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閒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等謀雖合而與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謀卓爲工被殺爲拙也

陳蕃王允傳第五十六

黨錮傳第五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雖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雕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埴猶植

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

黨錮序

陵也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廝臺解情也此見左傳

霸德既衰狙詐萌起

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

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

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

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詐謀以釣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贏糧而景從也

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俠者以四豪為稱首

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

黨錮序

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講大義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 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辟召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婞很也音邢鼎反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

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脩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埶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公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冠謂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

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
忌為公族穆子見左氏傳 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
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自公卿以下
莫不畏其貶議蓰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
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
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
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誹
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
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
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
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

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
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
風之流遂共相摽搒希望也摽搒猶相稱揚也搒與榜同古字通 指
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
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
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
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
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
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
者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廚蕃姓也音皮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
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

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 公緒姓也 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襃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 墠除地於中為壇墠音禪魁大師也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音五懈反爾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睚眦目𥅾也史記曰睚眦之隙必報 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 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

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表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也）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

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
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
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
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爲
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
尉爲節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
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

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
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
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
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
奇巧乃載之以歸溷軒廁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
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

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
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
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
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君國之得失而
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
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
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
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

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
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恤遂揖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梁惠王
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
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
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
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盜不拾遺以此爲裁將以照千里豈且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夫
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

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也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爲二千石拜爲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爲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拜敞爲冀州刺史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爲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爲險爲水震爲動爲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紆於是乎解也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罪已定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袁紹傳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解見耿弇傳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 寺獄名解見靈紀也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

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汙以朝廷爲穢也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敬於膺故以父爲喻也 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 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 人鬼同謀 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 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融 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辟難故喻之也 虹蜺揚煇弃和取同 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淸弃君子同小人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 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 智者見險投以遠害 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雖匱人望內合私願 匱之也 想甚欣然

不爲悵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爲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

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絶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無聲〕今志義力行

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曰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猶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辭疾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讒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

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第季札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吾子懷蘧氏之可卷
體甯子之如愚蘧瑗字伯玉甯子名俞竝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蔑三光之明未
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
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
人幸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有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
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
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
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
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
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猶中傷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
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
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
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
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
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
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
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所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
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
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並門也由是為豪
性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
官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
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

云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孼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使其迹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愼令貝丘長（愼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太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也）時冀州飢荒盜賊羣

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王

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脩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

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諭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劉攽曰案文當作則見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劉攽曰案文循皆當作脩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

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禮也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

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之以動之]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之文]

尹勳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

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項城縣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

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賢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縣北）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兖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　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欽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衞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爲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魏齊魏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魏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也張儉見怒時主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晊傳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叨土刀反叨貪也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到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

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埶縱橫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晊與牧遂逃亡匿齊魯之閒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隷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

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孺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禁錮靈

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
棄官卒于家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 孝廉再遷
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
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
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
殺常侍侯覽母禁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
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
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
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
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
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爲諸
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
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
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
尉黄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
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
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數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
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上珪
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然以爲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察孝廉舉
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
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
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
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謂吏具前）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怨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傳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醊其墓（醊祭酹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劉攽曰案文閒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然在汝南則無用閒字不當云荆蓋濄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袁紹慕之私與往

來結爲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也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顒屍而葬之爽之冢傍○劉攽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顒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以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衆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猶無並銷長相傾蕕臭草也左傳曰一熏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其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焉）太原界休人也（界休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女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帢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期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鄭玄注危猶厲也覈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

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犂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犂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駔音子朗反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

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草麄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鉅鹿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甑墯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士卽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敕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

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

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門閭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知亦禮其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又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環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明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爲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

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享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爲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褎古袖字奮褎者奮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燿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名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閒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弃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伷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疎儻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伷爲上計吏袁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並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聖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

符融

(欲上古之遺禮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夏樹所乘轜車牛命融以給賓融受而不辭也)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預)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劉攽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藻為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

執必溥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礼）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郭太符融許劭傳第五十八

竇武何進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疏閒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道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士

考遼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婿閻樂弒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

等建中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時也）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

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
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
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
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
河閒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
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
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
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渭陽侯
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
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
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
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
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
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

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
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
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
㝢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為從
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
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
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
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
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
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
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嬈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
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
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

第布列要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冘音淫冘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颯音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

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宮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也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攽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共璽綬或作書字顧誤亦先奪得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音福

使鄭颭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群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群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

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磽音苦交反磽瘠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 飛矢曰流矢中傷也 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 廣雅曰大叢生曰榛 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 蛣音丘吉反 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祥吉凶之先見

者尚書曰甚有祥滕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滕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滕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滕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穰人也封互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以厭之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

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皐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天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

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一部字宜作校也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隷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

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前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儳廣雅曰儳疾也音仕鑒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

何進

收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石父也詩大雅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辭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

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

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以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

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欻音許物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因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

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穨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者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昏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頹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竇武何進傳第五十九

鄭太孔融荀彧傳第六十　後漢書七十

鄭太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曹有蔡質漢儀曰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

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求也「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邈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伷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

鄭太

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
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
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㧻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舶中人盡揚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
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
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
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
將各基峙峙止也○劉攽曰案文基當作碁峙如碁不動作基無理以觀成敗
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
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
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
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
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劉攽曰案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
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
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

鄭太

大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
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
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埽彼枯
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
正討滅宦官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
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
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據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之所仰羣士楷式彼
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
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
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竇嬰屯滎陽亞夫將兵破之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
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
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弃德恃衆自虧威

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貞慕之遂造公門李問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也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鬼反

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

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桀反）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言無阿橈（橈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滄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案漢官儀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此字有脫誤也）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

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曰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幷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遂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若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

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也）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所阿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寧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用人皆以日磾名為首也）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

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使反魯衞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劉攽曰注又當作反又云使反魯衞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卻少一地字又多一西字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 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作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幽公子夷即襄中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 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厖杜注厖厚大也 吏端刑

清 端直也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 殘其支体而弃廢之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 尚書曰紂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 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尚書大傳曰古者周盡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 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 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左傳齊靈公廢太子光而以公子牙為太子高厚傅牙夙沙衞為少傅靈公疾崔杼立光而殺之公以夙沙衞易己衞奔高唐以叛 伊戾禍宋 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 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史記胡亥寵宦人趙高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世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為項羽常為先鋒陳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

孔融

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 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楚人以爲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信如卞和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遂命曰王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劉攽曰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今案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曰字 冤如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 李陵爲匈奴敗遷明陵當以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 劉向字子

孔融

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國語中刑刀鋸也 是太甲之思庸 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覇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過也 陳湯之都賴 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 魏尚之守邊 文帝時尚爲雲中守坐上守虜差六級下吏削爵遣人馮唐爲郎爲言文帝赦尚復爲雲中守也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漢輿 斥指也 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陛級縣遠祿位限絶 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 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每有一豎臣輙挂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也 形見 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 前書賈誼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乎貴臣之近主乎 是以

齊兵次楚唯責包茅 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也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以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 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盜貢篚 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笭也書曰厥篚玄纁

璣組 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 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 郜鼎在廟章孰甚焉 左傳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郜鼎在廟章孰甚焉郜鼎郜國所作也 桑落瓦解其埶可見 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 並獻帝子 帝傷其早殁欲爲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 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爲皇太子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爲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爲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齓聖慈哀悼禮同

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末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黎庶武王克殷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二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咯門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荊葉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

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三王爲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跌乎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邃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劉攽曰注獻帝常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

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爲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爲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出漢紀信乘黄屋楚之類也）破家爲國（若要離焚妻子以徇吳季員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微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史記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帝遂斬錯也）

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屈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譖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歆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歸拜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爲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荊謝之相與爲刎頸之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

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爲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介猶蔕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爲蔕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因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

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造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山陽與魯郡相鄰也）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

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愛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諡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寵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衆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

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胯下揄次之辱史記荊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蚊音文虻音萌蚊虻之齧過未以為害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之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罏不欲令酒酸也罏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罏故名罏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而狗迓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獻先生田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它者秦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襄之拔郤縠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僎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僎音士春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郗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

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若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

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誹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說文曰缻缶也字書曰缻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

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欒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糾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紓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祚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篡其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員與刓同音五丸反書音義曰刓謂刓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舉正直以傾覆摧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或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爲濟南相

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彧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剛父音甫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數計數也○劉攽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聰字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

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典略曰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及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

荀彧

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兗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三城鄄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劉攽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己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

荀彧

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恣睢曰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冒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

荀彧

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今鑾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横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俊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彧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司馬懿戲志才（懿字仲達即晉宣帝）等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為揚州刺史後為孫策盧江太守李術所殺）韋康為涼州

荀彧

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時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閹遺醜並無懿之訓也）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姿瓌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

荀彧

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納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埶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皐間以相持不決後羽請為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謂捉持之也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彧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

荀彧

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日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寑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彧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

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
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
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
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旆）克平四州（青冀幽并也）向使臣退
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
懷利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且呂反也）
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埶（捷，勝也）後若南征劉
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
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
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
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
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
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劉攽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
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效足享高
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

誠借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
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彧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
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況君
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
彧也）雖慕魯連沖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
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
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
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彧先守尚書令，
今欲正除之也）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
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
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
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從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
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
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數。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

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從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曰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扞燕晉穰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以彧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彧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

荀彧

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請閒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作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倒懸喻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閒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彧本心不背篡也誠仁爲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及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

荀彧

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以存魯許之說又令吳王救魯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從吳又之晉令修兵以待吳伐齊之弊吳與晉爭盟晉果敗吳越襲其後吳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毀仁義而致晉伯其事不兼濟也言彧亦欲強曹氏令伐漢成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邅易曰屯如邅如邅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埶彊則皇器自移矣謂器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理敘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免繳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其遠之高故誰佐也彧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第六十終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閒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

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
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
發於鄴義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
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
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
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
司隷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
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
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
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爲摽幟幟音
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蛾賊蛾音蟻字又即蟻字
也偸殺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
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
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亡旬日之閒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勑
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

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
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嵩以爲
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
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
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
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儁前與賊
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
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
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
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
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
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
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刀於其角爇火於尾鑿城而出賊上大驚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
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苣音巨說文云束葦
燒之使鋭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

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

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虛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求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

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
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
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閒神兵電掃
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
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
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
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
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
而棄三分之業利劒以揣其喉方發悔毒
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爲
呂后所殺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埶弱於劉項
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
可以興雷電雷電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
抵頹抵音紙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

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
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
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
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
卒因迅風之埶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
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
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
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
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
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
令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
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
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孼敵
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
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
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
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
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忿恚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明年春詔嵩廻鎮長安以衛園陵
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
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

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
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
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
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
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
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
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
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

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
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
（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
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
倉雖小城守固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
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

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
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
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
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
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
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
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

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尚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

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風音諷諷動也）旣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犕守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犕）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

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來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皇耳及卓被誅以嵩
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
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
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
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
勤。（劉攽曰案文在孔所以配於當是畏于勤又當在盡字上）前後上表陳諫
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
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一本又引之速）時人皆稱
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
卒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
繒為業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
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
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

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為規
解對（規被劾占對儁為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
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
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
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
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
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
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
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
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群賊
並起牧守輕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
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
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
募家兵及所調（家兵謂僮僕之屬調謂調發之）合五千人分為
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

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

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則意散易

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弃土石而去塘以成之也 ○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右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老髭文八年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城）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唒之徒（九州春秋唒作蝤音才由反）並起

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鬚之貌也）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

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輙止之卓雖惡雋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雋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東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弃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

朱雋

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爲傕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馗音巨追反〕彭城相汲廉北海孔融沛國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漢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幷列卿府敢言之。劉攽曰案刺史在郡國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云刺史幷郡上列卿府云云〕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

朱雋

雄霸之士曷能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

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卒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宜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絜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

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敘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儁捷陳潁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劉攽曰于越案傳注不同當從一作于）言肅王命並遘屯蹇（蹇猶蹎也）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一

朱儁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劉攽曰案上言卓與弟旻生潁川明當作潁）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循禁盜）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

董卓

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
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
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
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
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東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
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
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
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
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
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
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
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

郡兵步騎各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以衞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
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
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
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
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
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
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
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
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
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
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
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
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乏
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隁以為

捕魚而潛從隁下過軍續漢書隁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
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
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邑千戸斄縣
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邰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
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
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
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
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司馬扶風
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
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領其衆寇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
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
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
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衆所劫感恚
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

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
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
直不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妻子飢
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
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怤急性也憋音芳別反怤音芳于反臣
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
聞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寑疾璽
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
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
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
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
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
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
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並猶兼也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攽曰注荀寅與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畿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怨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叟字依殺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群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

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略有勇善騎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眾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也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群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

（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蹙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知戀反郿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虡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柎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以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大史儀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鑢）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

毀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
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
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
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
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珌作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毖音
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
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
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侍
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
孔伷爲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伷爲胄潁川張咨
爲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爲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
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
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
卓而伍瓊周珌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
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

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
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
聞東方兵　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
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
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
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
遂斬瓊珌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
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劉攽曰案文當云
請不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
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
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
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
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
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
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

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劉攽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又
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
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
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
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
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
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南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
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
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
卒進屯梁縣之陽人聚名屬河南郡今汝州梁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
卓遣將胡軫召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
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驚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堅
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
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

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
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
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更擊呂布布復破走
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
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戇愚也音陟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
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典略曰煨在華陰時脩農事天子東還煨迎貢餼周急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
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
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
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
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
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廣雅云車也畫為文彩續漢志

曰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輔卒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廻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之以徇三軍事

呂翰魏絳戮揚干魏絳晉大夫揚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

刃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 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

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俠叉卓車或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傕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

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後為傕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内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

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
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作威作福將
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圍
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
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
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
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
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抒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
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其冢閉戶戶開大風復破其冢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
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
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
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
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
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
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
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

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
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
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
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
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
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
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
郎將劉範焉之子前涼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
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私問扶風吏人為騰守郿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稠
里夜攻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
乃率眾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
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
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
萬餘級种劭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
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
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

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輒并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壹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劉攽曰案文閤當作閣閣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

於坐（獻帝紀曰傕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畢柰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

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 獻帝紀曰汜與傕將張苞張龍謀誅傕汜將兵夜攻傕門苞龍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幃簾中 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 獻帝紀曰傕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求飲渴流離上以所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爲食賜宮人左右傕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以臭蟲不可食 尋復欲徙帝於黃白城 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刼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 左右助也音佐又 汜一名多酈曰今汜

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爲大司馬 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 袁宏紀曰濟使太官令孫篤校尉張武宣諭十反 車駕即日發邁 獻帝起居注曰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旣度橋士衆咸稱萬歲 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 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 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

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獻帝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喩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喩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宏紀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攻也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刼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遲不時解即斫刺之有美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

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督戰營實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傕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

綃縋而下縋音直頴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
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
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
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
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
十人其宮女皆為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
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
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州記曰傅巖在其界今住亢尚存十三然後幸李樂營

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
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
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
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與北將軍兒同姓名拜胡才征
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
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
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
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
遣婢詣省閣或齎酒造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

說文曰巳選婢嘗也閣案閣當作閤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
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
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
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
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
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
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

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宮殿悉壞倉卒之際
權時故也太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
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
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
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
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
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
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

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
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
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
儁爲弘農太守（袁宏記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操以洛
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
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峽中大破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
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
還并州道爲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爲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
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
氾爲其將伍習所殺二年使謁者僕射裴
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閺鄉侯（閺鄉今號州縣也說文閺今作閿流俗誤也）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
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
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
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
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
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
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
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
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爲亂七年乃拜騰征
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
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衞尉封槐里侯
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
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

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後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
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
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
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
欷悲甚敘曰何爲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勅從阜計超闓阜等
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
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閻敘曰注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
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

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城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韓
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
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上流故稱首
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
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illegible]也爲征西護軍[illegible]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
因遭崩剝之埶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彝

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
服九服也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刳剖也斮斬也紂刳剔孕婦剖比干之心
斮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
紳遲疑陵奪折挫也謂忍性強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尚有盜
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
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滿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寇乘
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傕汜等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小雅曰上帝版版下人

卒癉毛萇注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
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
爲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戹陽戹五陰戹四
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戹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
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
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illegible]山冢崒崩皇京烟埃無

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繞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董卓傳第六十二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

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
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
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
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
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
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能使烏桓峭
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
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
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
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
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
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
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
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

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
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
之時處處斷絶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
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
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
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
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
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
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
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
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
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
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
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
立爲王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見歧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
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
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
勠力說文曰勠力并力也左傳曰勠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
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
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
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岡
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
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閒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
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
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
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
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
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

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
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
已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
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
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
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
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
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
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
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
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
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
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
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
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

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鋭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捜其内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 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

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弃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食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隊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攽曰案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攽曰案驚當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

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入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

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累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累囚杜預曰累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累斃路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効而

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 惏音力含反 横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 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紹母親為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絶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 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晉文為踐土之會 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伐荊楚以致菁茅 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誅曹衛以章無禮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

責其無禮也 臣雖闒茸名非先賢 闒猶下也茸細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 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鉞斧也 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庶續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 橋名解見獻帝紀 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 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遒縣界流入 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揩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

姓野無青草[左傳稱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瓚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潞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

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

厄歸人滈水陵高（滈音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揩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

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冑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羣者河閒獻王之謂與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卑以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閒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攽曰糾人完聚稸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倉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爲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絶謙每遣使閒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劉攽曰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闔誤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幷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雎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珪疏獷武才趫猛趫音去驕反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列傳第六十三